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編主五雲王

韓昌黎集

(三)

著愈韓

行發館書印務商



韓昌黎集

(三)

韓愈著

國學基本叢書

韓昌黎集

卷八

聯句 諸聯句多

城南聯句

或曰：聯句古無此法。自退之始，上則唐虞賽歌，下則漢武柏梁，皆聯句之所起。劉貞父云：東野與退之聯句，宏壯辨博，似若不出一手。王深父云：退之容有潤色，呂氏童蒙訓。

徐師川問山谷曰：人言東野聯句，卽非平日所作，恐是退之有所潤色。山谷云：退之安能潤色於詩？蜀本作一百五十韻。今本因之，然此詩實多三韻，不可以爲據。

竹影金瑣碎

郊瑣或作鐸，非是沈存中云：竹影金瑣碎，乃日光非竹影也。

洪慶

泉音玉淙琤。音一作聲。陸善曰：謂日光在其申不必道破。若曰日影金瑣碎，則不可也。

月緣

階貼碎金語。本此出○淙方宗士江二切。理楚更切。瑠璃翦木葉。

愈

翡翠開園英。

流滑隨仄步。

郊搜

尋得深行遙岑出寸碧。愈

遠目增雙明。乾穢紛拄地。郊紛或作絲，或作紅。

○化蟲枯揭莖。

孫汝聽曰：化蟲蟲之變化者，如釋音遂拄家庚切。

揭持

於草木之莖也。

○揭居玉切。

摧抗饒孤

擗樹摧抗下爲薪。○抗音兀。擗，抽庚切。

因飛黏網動。愈

盜嘵接彈驚。

一體六語，皆賦物而不言其名。舊

本並同上。杜詩啾啾黃雀，卓

脫實自開坼。郊牽柔誰繞繁禮鼠拱而立。愈

陸機云：河東有大鼠，能人立。駭牛

驟且鳴駭。

俟音或作駭音，則於躅且鳴義爲合也。

○今按駭躅二字於牛義無取疑，當從蜀本作駭，而躅當作觸，乃當从

牛有意。又與上字相偶然無所據。姑附于此。○駭下楷切。躅直六切。蔬甲喜臨社。郊田毛樂寬征。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是也。寬征薄賦也。露螢不自暖。愈凍蝶。尚思輕宿羽。有先曉。郊食鱗時半橫菱。翻紫角利。愈翻或作繁。荷折碧圓傾楚膩。鱠鮪亂知連切。鮪羽癸切。獫羞螺蟹并。潦張綏切。又音老。桑蠻見虛指。愈孫汝聽曰。蠻桑上蟲名虛指。言空有迹耳。○蠻鳥郭切。穴狸聞鬪窟尼更逗翳翅相築。郊擺。幽尾交榜薄庚。蔓涎角出縮愈。樹啄頭敲鏗丘庚。脩箭裏金餌。郊羣鮮沸池羹。岸殼坼玄兆。愈野麌漸豐。七吏切。刺七亦切。啾耳聞雞生奇慮。恣迴轉。郊遐睇縱逢迎。○晞嶺林戢遠睫。愈○曉音接。縹氣東空情。○縹爾雅。猩猩小而好啼。紅皺臘檐瓦。郊孫汝聽曰。葉實皺而紅。說者曰。乾棗櫟或作簷。黃團繫門衡。洪慶善曰。黃團瓜萎也。得雋蠅虎健。愈左得雋曰。克雀鈞古。相殘雀豹趙。玉篇趨過跟黨。麻狀如狗蟲。本草云。一名狗蟲。村稚啼禽猩。孫汝聽曰。言小今注。蠅豹卽蠅虎。相殘雀豹趙也。○趨音帳。束枯樵指禿郊。刈熟擔肩賴。音澀旋皮卷鬱。愈○旋隨戀。深力郊。又士連切。澀音員。又士頑切。吹簫飄飄精。音○簫音播。賽饌木盤簇。愈鞞妖藤索絳。纏觀娥。繫或疑爲今之鞞。纏已上泛言城南景物之盛。穀妖或作妖韃。餅或作餅。又作併。云今併字不入庚韻。故學者疑之。○今按。輒廣韻云。蘇合切。小兒履也。今猶以爲淺面疏屨之名。但用之於此句似無意義。疑當作拔。楚沿切。收也。取也。獲也。妖謂狐狸之屬能爲妖媚者也。餅當从糸。獄中以繩索急縛罪人之名也。言捕取妖狐而以藤索縛之也。○鞞悉合切。絳比萌切。荒學五六卷。郊古藏。

四三莖。四三或里。儒拳足拜愈。土怪閃眸。債家語。李桓子穿井得土缶。孔子曰。土缶也。○債丑貞切。蹄道補復破。郊絲窠掃還。

成暮堂蝙蝠沸。愈。蝙蝠見上山石詩注。破籠伊威盈。

○蝙音邊。蝠音福。

見上送區引詩注。追此迅前主。

郊答云皆家卿也。上猶

左

君有冢廟。先敗壁剝寒月。愈折簾嘯遺笙桂熏霏霏在。郊墓跡微微呈。桂或作桂墓或作桂。皆非是。桂音

丹墀思君兮履綦蒸霞下飾也。

劍石猶竦檻。愈

獸材尚挾檻。孫汝聽曰。獸材謂柱上

在或作炷。星或作星。皆非是。

是。桂音

墮猶鎗。唾或作碭。啼或作題。蜀賦玉題相輝題豫上飾也。故曰墮猶鎗。鎗墮聲本或作理。或云碭柱礎

也。與玉題意相類。洪慶善云。此以咳唾喻珠璣。以涕泣喻玉筋也。唾又作碭。啼又作搊。○今按上

下文意皆婦女事。洪說爲是。若作題卽上句當

作礎。然非文意。又礎乃柱礎亦非可拾之物也。牕納疑闕。愈。孫汝聽曰。言牕紗中。粧燭已銷檠。綠髮抽

珉瑩。韓醇曰。綠髮細草也。

青膚聳瑤楨。韓醇曰。青膚苔蘚也。

楨木也。知京切。

白蛾飛舞地。愈。

幽蠹落書棚。此已上言郊墟。

惟昔

集嘉詠。郊吐芳類鳴嚶。窺奇摘海異。愈

态韻激天鯨。腸胃繞萬象。郊

精神驅五兵。蜀雄李杜拔。

愈。李杜下

未詳。嶽力雷車轟。呼宏。

大句幹玄造。郊

玄或作元。高言軋霄崢。

初耕切字。

芒端轉寒燠。愈。

神助溢盃觥。巨細各

乘運。愈。

湍濁亦騰聲。在昔詩人吟詠之工。

凌花咀粉葉。郊

削縷穿珠櫻。綺語洗晴雪。愈。

嬌辭哢雛鶯。酬歡

雜弁珥。郊

歡或作勸。雜或作新。从閣本淳于髡所謂前有墮珥後有遺簪是也。

○今按勸

江南詞。江南可採蓮。以釋之。東野本集亦喜用江南詞字。

調字。

萎蕤綴藍瑛。

萎蕤青

苦寫江調。郊

江或作紅蓮。劉休玄詩悲發江南。調謝靈運詩采菱調易急。江南歌不萎蕤綴藍瑛。

青

亦名玉竹藍瑛。

庖霜膾玄鯽。愈。

浙玉炊香粳。杭米古漸作析。其从析者。

星歷切。孟子所謂接漸而行是也。

本多朝饌已百態。郊

春醪又千名。哀匏蹙駛景。愈。

蹙或作蹙缺。冽唱凝餘品。解魄不自主。郊

痺肌坐空瞠。若乎其後瞠。五庚切直視也。言坐久而無所見也。

扳援踐蹠絕。愈。

○扳音攀。炫曜仙選更。藝巧競採笑。郊

東或

唐人多書設作藥。楚詞及舊本韓駢鮮互探要。○探桑變忽蕪蔓。愈樟裁浪登丁。中莖切。斲霞鬪詎能極。
 郊風期誰復廣。晉習鑿齒傳。風期超邁。風期猶風標也。誰復○已上言京都人士繁華之習。皇區扶帝壤。愈瓊蘊郁天京祥色。被文彥。郊良才插杉檼。尹成切。隱伏饒氣象。愈興潛示堆坑。璧華露神物。郊見西京賦注河神。擁終儲地禎。終終南山
 許謨壯緡始。愈詩許謨定命。輔弼登階清。作拂。一塗秀恣填塞。郊○塗蒲閑切。呀靈潘渟澄。切已上紀譏旬形勝。
 益大聯漢魏。愈聯或作連。肇初邁周嬴。史記昔周邑我先秦於後。○嬴余經切。積照涵德鏡。郊傳經儼金瀛明。經故鄧魯諺曰。遺子黃金滿囊。不如一食家行鼎鼐。愈經竈竹器。○竈音盈。寵族飫弓旌。奔制盡從賜。郊盡或作書。殊私得逾程。飛橋上架漢。愈
 繚岸俯規瀛。規或作窺。非是規度也。瀟碧遠輸委。郊湖嵌費攜擎。瀟碧竹也。荀首從大漠。愈漢李廣利伐首宿種婦種於離宮館旁。○荀音陶。楓橘至南荆。選沙棠櫟諸華楓梓。○儲音諸。一作儲。嘉植鮮危朽。郊膏理易滋榮。膏理或此以嘉植言也。周禮其植物宜膏物。鄭注云。謂楊柳之屬理致白如膏。懸長巧紐翠。愈紺或作細。象曲善攢珩。善或作蓋。魚口星浮沒。郊馬毛錦斑駢赤也。五方亂風土。愈百種分鉏耕葩蕤相妬出。郊孽或作孽。非是菲卉共舒晴類招臻偶詭。愈相如封禪書云。奇物他歷切說。翼萃伏衿纓。危望跨飛動。郊冥升躡登闕。字見揚雄校獵賦。蜀本登。過委切。蓋竹盲切。蓋宏屋響也。春游轡霍靡。愈楚詞蘋草醒鶴毳翔衣帶。郊鵝肪截佩璜。截肪○音方。又音房。文昇相照灼。愈武勝屠擣捨。爾雅。彗星爲擣。捨霍歷霍草不酬價。郊構雲有高營通波物鱗介。愈初或作仞。相如賦。充仞其中古字作仞。○初音刃。疏晚富蕭蘅。音行杜蘅草大者曰杜蘅。

若買養駢孔翠。郊遠苞樹蕉耕。出交趾櫻。一名栟櫚。其子可食。選栟櫚枸榔。○栟音井。鴻頭排刺芙蓉。說文云雞頭也。方言曰南楚謂之雞頭。北燕謂之稜青。徐淮泗之間。鴻頭鴻即鴈也。○夷巨臉切。鴻鶠攢瓊橙。富華之盛。諸本鶠作殼。鶠卵也。納涼聯句。盤看餌禽鶠。今本亦誤。○鶠苦角切。又口本切。檉。𠂔庚切。驚廣雜良牧。郊蒙休賴先盟。罷旄奉環衛。愈守封踐忠貞。戰服脫明介郊。朝冠飄彩紜。爵勳逮僮隸。愈簪笏自懷繡。乳下秀嶷嶷。郊椒蕃泣惶惶。詩其泣惶惶。音宏貌鑑清溢匣。愈眸光寒發硎。館儒養經史。郊綴戚觴孫甥。考鍾饋肴核。愈戛鼓侑牢牲。飛膳自北下。郊函珍極東烹。如瓜煮大卵。愈比線茹芳薺。海嶽錯口腹。郊趙燕錫嬸姪。爲姪列子。娥姪靡曼者。秦晉謂好。曰姪娥。帝堯之女。舜妻娥皇字娥。嬃或作嬃。○真交切。姪胡丁切。又五耕切。一笑釋仇恨。愈百金交弟兄。貨至貊戎市。郊呼傳鵝鴟令。貊鵝鴟鵝鴟。四物也。或本非是。順居無鬼瞰。愈楊雄傳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瞰音闕。抑橫免官誣。簪紱之家。殺候肆凌翦。郊籠原而置紱。網已上言門地。○剪音京。一角牛。折足去蹠踔。郊莊子。吾以一足蹠踔而行。蹙音嗟。絰音宏。羽空顛雉鶠。愈血路迸狐麅。尾其狀似麅。○陽勃甚切。踔直角切。蹙蹙。○庚切。躍犬疾翥鳥。愈呀鷹甚飢虻。筭蹄記功賞。郊上林賦射麋脚麟。顏師古曰持引其脣。計其所獲也。所謂筭蹄者如此。裂腦擒撻張。諸本脣作脣。擒作相。撻作盪。又作湯。今从蜀本云。脣脣字之或體。撻撻也。盪。撻踢之義。監本機。猛斃牛馬樂。妖殘梟鵠惄。鵠或作鵠。方云鵠音格。今鵠鵠也。○今按鵠音柯額。窟窮尙噴視。郊箭出方驚抨。普耕。連箱載已實。愈礙轍棄仍贏。喘覲鋒刃點。郊困衝株柄盲。○柄掃淨豁曠曠。愈騁遙略萃萃。選宋玉高唐賦。馳萃。五臣註草葉貌。饒杖飽活鬱。郊惡嚼嘔腥鯖。云煮魚煎食曰五侯鯖。○嘔音博。鯖音征。歲律及

郊至愈律謂黃鐘大呂之屬。及郊至謂十一月也。古音命詔謨音英帝譽樂曰。旗旆流日月。郊帳廬扶棟甍切。磊落奠鴻璧。

參差席香蕡爾雅薑蕡茅注。薑蕡一種花有亦者爲薑蕡楚詞案玄祇社兆姓郊黑秬饌豐盛左傳絜粢

音巨譸音平聲慶流躅瘞瘞愈威暢捐轄輶也。後漢光武紀轄輶幢城注。轄陷陣車。○轄尺容切。輶音彭靈燔望高岡郊龍駕聞敲鑼或作廳說見上是惟禮之盛愈永用表其宏德孕厚生植郊恩熙完刑刻字○此已上紀郊祀之禮宅土

盡華族愈運田閒強甿。蔭庚森嶺檜郊啄場鬪祥鵬博雅云鵠鳳也。畦肥翦基薤愈陶固收益豐利養

積餘健愈孝思事嚴祊詩永言孝思又祝祭于祊廟門傍也○祊補彭切掘雲破嶺嶺愈雲或作靈○採月灑坳汎坳不寺砌上

明鏡郊僧孟敲曉鉢泥像對騁怪愈鐵鐘孤春錦音瘦頸鬧鳩鵠郊○瘦頸亂蝶蝶於垣屋之間作蛆

非蝶多足蟲蠅蠅也○蠅音榮求蠅音榮也○蠅音燭又殊玉切或作署○署音燭居寺宇之美韶曇逞勝賞喟

○遲音稊賢朋戒先庚朋或作明○馳門墳幅仄愈競墅輒砾砰切砾音絰碎纈紅滿杏郊碎纈或作醉結今从

公午橋有文杏百株立碎錦坊少陵詩內繢繁於纈杜牧之詩花塲園宮纈或云當作醉纈李長吉詩醉纈拋紅網稠凝碧浮餉切○餉音盈盛播琴箏遊觀之樂人笑必事遠覲○覲子

六切鬪草攝璣珵作結粉汗澤廣額郊金星墮連理切○連理音遇下音彭天或作天彭祖也驚魂見蛇𧆚愈觸嗅值蝦𧆚上音遇下音彭天或作天彭祖也幸得履中氣郊忝從拂天根櫻門兩旁木禮

顏色郊茲疆稱都城書饒罄魚繭愈國史補云紙之好者有魚子紙晉王羲之用蚕繭紙紀盛播琴箏已上言里人笑必事遠覲郊

無端逐羈僉晉史吳人謂中州人曰僉僉無端逐羈僉○助耕切將身親魑魅愈鼻偷困淑郁愈眼剽強盯瞷上音瞷下音閻本云唐小説裴晉

彭天或作天彭祖也驚魂見蛇𧆚愈觸嗅值蝦𧆚上音遇下音彭天或作天彭祖也幸得履中氣郊忝從拂天根櫻門兩旁木禮

歸私暫休暇。愈驅明出庠齋。明或作呢。或作櫬櫬。正輪木也。時景元校作驅朋。○按驅馳遲明而出太學也。蓋作此時公方爲博士。鮮意竦輕暢。郊連輝照瓊瑩。陶暄逐風乙。愈乙之烏轄切。玄鳥也。齊魯之間謂之乙風乙。或作乙乙。非是。躍視舞晴蜻。蜻蜻者。非是。足勝自多詣。郊心貪敵無勍。始知樂名教。愈晉書樂廣曰。名何用苦拘憊。晉史不簡蚩僨拘憊也。○傳尼耕切。畢景任詩趣。郊焉能守磾磾。愈已

公自言竄謫而歸。復爲博士。字書無碑字。按驅鐵論器多堅碑。又皇甫謐釋勸篇。龍潛九淵。確然執高何令升晉書音義。碑口萌切。不知字書何以逸之也。

會合聯句

公召爲國子博士。與張籍張徵孟郊會京師。而有此詩。黃魯直嘗云。退之會合聯句。四君子皆佳士。意氣相入。雜之成文。世之文章之士。少聯句。蓋筆力不能相追。或成四公

子摹耳

離別言無期。會合意彌重。籍病添兒女。懸老喪丈夫。勇愈劍立知未死。謝作詩思猶孤聳。郊愁去劇箭飛。

謹來若泉涌。徹

析言多新貫。折或作折。據抱無昔壅。籍

念難須勤追悔。易勿輕踵。愈吟巴山聲咽。

或作慘。○慘。呂角切。愚音

學山多

多疎冗。籍說楚波堆壘。郊馬辭虎豹怒。舟出蛟鼈恐。徹

狂鯨時孤軒。幽狹雜百種。愈○狹。音袖。瘴衣常腥膩。蠻器

沉塚。愈續齊諧記曰。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而死。

忽爾銜遠命。歸歟舞新寵。郊爾或作示。非

天居覲清拱。愈拱或

京遊步方振謫。夢意猶惄。籍詩書誇舊知。酒食接新奉。愈嘉言寫清越。癘病失胱腫。

郊○痛夏陰偶高庇。宵魄接虛擁。愈魄或作魂。○今按宵

音庚。夏陰偶高庇。宵魄接虛擁。愈魄或作魂。○今按宵

音庚。夏陰偶高庇。宵魄接虛擁。愈魄或作魂。○今按宵

音庚。夏陰偶高庇。宵魄接虛擁。愈魄或作魂。○今按宵

澑潛螢。愈爾雅蟋蟀曰。螢注云。今之促織。○養音拱

詩老獨何心。江疾有餘腫。郊廁足病。詩既微且廁。○廁音腫。我家本灤穀。灤水名。在河有

地介臯鞏。臯鞏皆河南地名。本增洪度善云退之家在洛陽嘗謫陽山今爲博士則唐本爲是而駭神徒言濯幽泌。泌音秘又薄必誰與薙荒蕡。蕡或作芒此漢叙傳所謂朝紳鬱青綠馬飾曜珪升朝高轡逸振物羣聽悚竦替康琴賦竦衆聽。

琪國雖未銷鑠我志蕩耶隴

郊劉闢亂蜀王師出征故云蕩耶隴

君才誠倜儻時論方洶溶。魏王粲浮淮賦涉沛洶溶○

湧格言多彪蔚懸解無梏拏

周禮上罪梏拏而桎○桎古沃切拏音拱張生得淵源寒色拔山冢堅如撞羣金眇若抽獨蛹

不絕也○蛹音勇而伊余何所擬跋鼈詎能踊。荀子跋千里塊然墮岳石飄爾冒巢鷁。郊○冒音畎龍旆垂天

衛雲韶凝禁甬

禹鍾繫也周禮鐘舞上謂之甬○甬古沃切拏音拱張生得淵源寒色拔山冢堅如撞羣金眇若抽獨蛹愈

君胡眠安然乎非是朝鼓聲洶洶愈

鬪雞聯句

公與東野聯句詞意雄渾極其情態間以人才爲喻南皆傑作真歐陽文忠所謂韓孟於文詞兩雄力相當者也

大雞昂然來小雞竦而待

愈精光目相射食亦劍戟心獨在郊既取冠爲胄復以距爲鏹音隊或作鎌漢書鉤戟長鎌

側睨如伺殆

愈

不協然鏹乃刃下之平底者

天時得清寒地利挾爽壇

愈

音劍劍毛各噤瘡从杭本云痒所錦切寒病與距不相似亦未詳其說也

七罪切廣韻云中休事未決小挫勢益倍

愈

郊○弊匹脢膊戰聲喧

古詩脢脢搏搏雞初鳴○脢音愾脢音搏續翻落羽堆

音剏剏霜雪白狀云中休事未決小挫勢益倍

郊○切賊性專相醢裂血失鳴聲啄殷甚飢餒

郊○殷鳥閑切義見對起何急驚隨旋誠巧

腸務生敵

鳴或作腹賊性專相醢裂血失鳴聲啄殷甚飢餒郊○殷鳥閑切義見對起何急驚隨旋誠巧

五卷題簇谷漱

對起何急驚隨旋誠巧

給音待穀梁惡公子之

毒手飽李陽

晉石勒嘗謂李陽曰孤昔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

魏朱亥爲侯羸薦於魏

公子

及公子行至鄆璠魏王令代督鄆晉記

鄆稚或作稚或作鍊

方云謝本云

貞元本毒手作尊拳尊拳劉伶語也邵公濟云善本神稚作袖稚於史記

記本文爲合然晉祖納曰假有神雉必有神稚

神稚

於史記中無之故邵欲改神作袖以從本事然又屬對不親切故方又欲從謝本借劉伶之

舉拳以附李陽借祖納之神稚以附朱亥則兩句皆爲兼用兩事而不

偏枯耳然亦未敢改也今以其說未明復爲詳說如此以俟考焉

毒手是李陽本事中語

有然旁驚汗流浼郊

知雄欣動顏怯負愁看賄爭觀雲填道助叫波翻海愈

事爪深難解唐本云館本作事或作爭今以

杭蜀本皆作爭其訛又矣噴晴時未息一噴一醒然水噴

神氣始醒再接再礪乃郊

公用乃字出此書礪乃鋒刃或作再礪乃鋸乃礪又或作勵皆非是樊汝霖曰接猶接戰也爭觀

雲填道助叫波翻海則公詩之豪一噴一醒然再接再礪乃則東野工處

頭垂碎丹砂翼搧拖錦綵或

謂輻入牙中者蓄聲如載泰山平原人謂樹立物爲蓄公蓋全用此二字也管子傳載十萬又春有以傳

謂幅事傳古音義同閻

杭蜀本皆作爭其訛又矣噴晴時未息一噴一醒然水噴

神氣始醒再接再礪乃郊公用乃字出此書礪乃鋒刃或作再礪乃鋸乃礪又或作勵皆非是樊汝霖曰接猶接戰也爭觀

雲填道助叫波翻海則公詩之豪一噴一醒然再接再礪乃則東野工處

頭垂碎丹砂翼搧拖錦綵或

謂幅事傳古音義同閻

感收毛自贊於平原君卒與毛遂偕定從

受恩慙始隗

史記郭隗謂燕昭王曰清厲比歸凱愈選俊

宰君看鬪雞篇短韻有可採郊

有或作亦或

是作言皆非是

納涼聯句

公元和改元六月自江陵

擇召入爲國子博士至是七月與東野會京師聯句此詩叙久謫新召還爲學官本末甚詳

遞嘯取遙風

魏劉楨大暑賦披襟領

而長嘯冀微風之來思微近秋朔郊金柔氣尙低火老候愈濁愈熙熙炎光流竦竦高雲

擢愈閃紅驚蟬虬○蟬音憂又於糾反虬音求凝赤聳山嶽目林恐焚燒耳井憶澆潛賦澆潛實壁○

澆士成切。又士減切。潘才溺切。又食角切。仰懼失交泰。非時結冰雹。大戴禮曰陽之專氣爲溫陰之專氣爲寒。盛陽之氣在雨水則溫暖而爲露。陰氣薄而魯之不相入則搏爲雹也。此孟所以有失。
列子夸父逐日影於闕谷之際。道渴交泰之懼。化鄧渴且多而死棄其杖。戶膏肉所浸化爲鄧林。奔河誠已慤。喝道者誰子。莊子云喝者反傷暑也。
○喝音謌。叩商者何樂。以召南呂涼風忽至草木成實。洗矣得滂沱。觀范睢之見者。羣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徐廣洗先。感然鳴鶯鶯。國語周之興也。鶯鶯鳴于嘉願苟未從。嘉或作佳。或作喜。公後詩有典切洗矣。猶洗然也。
潘岳寡婦賦曰。清砌千迴坐。冷環再三握。煩懷却星星。或作醒。劉夢得詩自差。不是高陽前心空緬邈。
潘岳兮長乖。
龍沈劇煮鱗。劇或作極。用左氏醢龍事。牛喘甚焚角。甲田單不啄。畫蠅食案繁宵蚋。肌血渥單絲厭已褫。
語當暑。殄縫翁易終朝。
高意還卓卓。郊。
不啄。畫蠅食案繁宵蚋。肌血渥單絲厭已褫。
謂之局選云屏。
幸茲得佳朋。於此蔭華桷。青熒文簾施。
作青或淡澈甘瓜灌。
選枚乘七發。炎激手足。注輕簾。
○箋音霧。幸茲得佳朋。於此蔭華桷。青熒文簾施。
謂之局選云屏。
古畫奇駿。壁或作壁畫。或作書。
○凄如狂寒門。
顏方云杭本作溯。蜀本作翊。溯今馮字。徒涉也。
曠凝淨古畫奇駿。壁北角切。華呂角切。
甘泉八十里。盛夏凜然。此納涼詩也。溯字自當。又甘泉賦。登樓櫻而壯天門。狂字音貢。至也。諸校本多用此定柳文。猶亦作翊。又淮南子。北方北極之山曰寒門。故離騷連絕垠乎寒門。若以翊言。則寒門當用此義。然前義爲優。
○今按後說是。蓋谷口既非絕境。未爲轍斲。加或賈勇發霜硎。發於硎。○硎石音刑。
爭前曜冰槊。風俗通不。長丈八。
微然草根響。先被詩情極寒之地。又不言有水。則徒涉字亦無理。當改作窟。
皓若攢玉璞。掃寬延鮮飈。汲冷漬香稻。穉麥。○穉
音卓。筐寶摘林珍。盤肴饋禽穀。見上城南聯句。
空堂喜淹留。貧饌羞醞醞。愈。○醞音渥。
卓。筐寶摘林珍。盤肴饋禽穀。見上城南聯句。
空堂喜淹留。貧饌羞醞醞。愈。○醞音渥。
此定柳文。猶亦作翊。又淮南子。北方北極之山曰寒門。故離騷連絕垠乎寒門。若以翊言。則寒門當用此義。然前義爲優。
○今按後說是。蓋谷口既非絕境。未爲轍斲。加或賈勇見上註。莊子刃若新。
爭前曜冰槊。風俗通不。長丈八。
微然草根響。先被詩情覺。感衰悲舊改。工異逞新兒。
一作貌。
誰言擯朋老。猶自將心學危簷。不敢憑朽机懼傾撲。
○撲音五。
青雲

路難近黃鶴足仍錠也。○錠玉篇云：鍼足爲藥。○藥音渥。與子昔睽離，嗟余苦

屯剝直道敗邪徑，拙謀傷巧詠。楚詞謠謂余以善淫，炎湖度氣氤。○氣音分，於云切。熱石行瑩砦，○瑩音確。瘡

飢夏尤甚瘡渴秋更數。周禮疾醫春時有瘡首疾，秋有瘡寒疾。○瘡，逆約切。數一音朔，君顏不可觀。君手無由揭。女角今來沐新恩。元和

六月召爲國子博士，庶見返鴻朴。儒庠恣游息焉，禮學記游聖籍飽商推選。○擢萬谷危行無低徊，低徊兮顧懷正言。

免咿喔。楚詞卜居曰：將嗚咿嚦。○咿音伊，嚦音渥。車馬獲同驅，酒醪欣共敕。廣韻敕口喻說文，敕音朔。惟憂棄菅蒯。左氏傳成

雖有絲麻無渠菅蒯。苦怪切。敢望侍帷幄此志且何如。希君爲追琢。愈詩追琢其章。○追音堆。

○管音姦，刺苦怪切。敢望侍帷幄此志且何如。希君爲追琢。愈詩追琢其章。○追音堆。

秋雨聯句按詩云：儒宮煙火濕。此公爲學官在京師時也。又云：因

萬木聲號呼，百川氣交會。郊左太冲蜀都賦庭翻樹離合作雜，牖變景明藹。愈深瀉殊未終。說文小水入

堯聲在淥。○淥職。爰六合而交會。庭翻樹離合作雜，牖變景明藹。愈深瀉殊未終。說文小水入

堯聲在淥。○淥職。爰六合而交會。庭翻樹離合作雜，牖變景明藹。愈深瀉殊未終。說文小水入

堯聲在淥。○淥職。爰六合而交會。庭翻樹離合作雜，牖變景明藹。愈深瀉殊未終。說文小水入

堯聲在淥。○淥職。爰六合而交會。庭翻樹離合作雜，牖變景明藹。愈深瀉殊未終。說文小水入

堯聲在淥。○淥職。爰六合而交會。庭翻樹離合作雜，牖變景明藹。愈深瀉殊未終。說文小水入

堯聲在淥。○淥職。爰六合而交會。庭翻樹離合作雜，牖變景明藹。愈深瀉殊未終。說文小水入

堯聲在淥。○淥職。爰六合而交會。庭翻樹離合作雜，牖變景明藹。愈深瀉殊未終。說文小水入

臥冷空避門衣寒屢循帶愈得或作脩非是李陵傳數數自循其刀環又自循其髮顏注謂摩順也染范靜妻詩循帶易緩愁難却心之憂矣亘鐘鑠水怒已倒流陰繁恐凝害郊憂魚思舟檝憂魚乃左傳所謂徵禹吾其魚乎是也魚或作虞非是二尋深二懷裏信可畏襄上也可畏或作不思非是疏決須有賴郊孟子禹疏九河決汝漢筮命或馮蓍卜晴將問蔡愈晴或作情蓍爲筮蓍爲卜蔡庭商忽驚舞庭商商羊也家語曰齊有一足鳥名墉禁亦親醉郊纂祭水旱也三禮義宗禁止雨之祭每禁於城門氣醞稍疎映氣或霧亂還擁蓍爾雅天氣下地不也詩薈兮蔚兮注雲興貌○零音謀又音蒙又莫貢武賦二切蒼鳥外切陰旌時揚流曰揚雄反顓望崑崙以揚流顏師古選茂反與蟲同聊嘈○劄呼棗圃落青璣瓜畦爛文貝貧薪不燭竈富粟空墳塉愈史記天子遣使者虛郡庚反與蟲同利魯儒欲何丐深路倒羸驂弱途擁行軼博雅曰輪也楚詞齊玉毛羽皆遭凍離蓰不能翫離或本从竹竿何嫋嫋魚尾何離離○舊所宜切翫呼外切翻浪洗虛空傾濤敗藏蓋郊吾人猶在陳子在陳絕根孔僮僕誠自鄙九年自創之混濁○墻音躉戰場暫一乾賊肉行可膾愈賊謂劉闢搜心思有效抽策期稱最豈惟慮收穫亦已救顛沛郊禽情初嘯儻礎色微收需庶幾諧我願遂止無已太愈詩蟋蟀無已太康毛傳日王忿違傲日或作唐本閣本皆作日此語左傳漢史屢見如左氏日衛不睦故取其地國語日君之使於楚也又曰蔡君日其過此也汎流至于遷固淮南厲王傳日得幸上有子如此語未易

一二考入詩則自庚信始。余溢推轂民願始天從是也。有命事誅拔蜀險豁關防秦師縱橫猾愈聲竹兵彼皴脆文細皮起也。鐵刃我鎗讎郊刃或作刀又作力○讎初八切刑神咤鞶施人立於西阿事鞶旌牛之尾爲旅陰餒廩犀札札甲也以犀爲之。夫差水翻霓紛偃塞旌旗粉偃塞塞野湏块丸愈湏或作傾塊丸見於八更呼相簸蕩○簸交研雙缺巒牛轄火發激鎔腥血漂騰足滑愈澆或切。呼噦姦何喚喟郊○嘆音奧叫也。噦諸公所校本。鄭皆音蒲八切。類經虎瓜食人逃走○猶敷俱切。狃於黠切。中離分二三外變迷七八。逆頸盡徽索揚雄解嘲亡命免於徵索仇頭恣髡鬚○鬚劫怒鬚猶鬟上音崢下音鵠斷臂仍瓢瓠愈瓢或作駁云苦果切。擊諸公所校本。鄭皆音蒲八切。瓠格八切與攀擊皆疊韻石潛設奇伏穴覲聘精察作幽中矢類妖侈。又音森跳鋒狀驚豹納蜀本音當从豸。猴屬今本踢翻聚林嶺斗起成埃塿。郊○介音夏施亡多空杠也。音江軸折鮮聯轄剝膚浹瘡剝剥身無可擊者○剝音輞。敗面碎剝刮剝與黥同。剖音劫渾奔肆狂勦或云狂當作狂音匡或作効。効勦也以匡音爲正○今按本捷竄脫趨點○趨音喬巖鉤蹠狙猿音鈔水漬雜鰐蝦似蟹而小漬或作罷小網。或作狂攘楚詞作併攘也○今按上句鉤字當讀投奩鬧砦礪。奩與礪同廣韻軍戰石也。砦音砦音隆填隍械儕儕愈隍或作湟。械爲髮亂皆如鉤致之鉤○蝶音滑音滑音牒。牒呼木切歸切又作械蜀本作械烏皆切當作歲。歲字不見字書埤若歲裏不平也。吳都賦隱賑歲裏五臣曰排積也於墳隍之義亦合○今按隍隍通用易城復于隍一作隍○俗莫八切。僻呼八切強睛死不閉獵眼困逾眊○眊音礪。眊音牒。眊呼木切抉門呀拗闌。拗於絞切關乙轄切天刀封未

詞吾令鳩爲媒。注鳩羽可朝行多危棧。一作梔。或作輶。○今按上言夜臥饒驚枕。郊生榮今分踰死棄昔人○服音服。鳩直禁切。朝行卽梔字無理。當作棧。夜臥饒驚枕。○

情任愈。鵠行參綺陌。雞唱聞清禁。郊山晴指高標。槐密驚長蔭。愈直辭一以薦。巧舌千皆矜。郊舌病也。

巨禁切。匡鼎惟說詩。張晏云衡少時字鼎長乃易字稚圭。桓譚不讀識。愈後漢桓譚曰逸韻何嘈噭。高名俟沽貨。郊紛葩歡屢

墳曠朗憂早滲。愈朝或作亮。張協七命野曠朗而無塵。潘岳寫婦賦。想空宇兮曠朗。○滲所禁切。爲君開酒腸。顛倒舞相飲。郊曦光霽曙物景曜

鑠宵祲。愈音浸。儒門雖大啓。姦首不敢闖。丑禁義泉雖至近。盜索不敢沁。此無他義。恐此沁字當讀之猶

鳩切。清琴試一揮。白鶴叫相暗。或作相叫。吟去聲讀趙。欲知心同樂。雙繭抽作紐。郊後漢女得織德麟本同暗。閑本作暗。閑水在永寧縣西三十里。出莎嶺東流入昌谷莎

莎柵聯句。河南谷名。○按河南志。莎柵谷水在公與東野各一聯。遂及斷腸之意必二公有所深感。不得而詳矣。

冰溪時咽絕。風櫂方軒舉。愈此處不斷腸。定知無斷處。郊

雨中寄孟刑部幾道聯句。孟刑部簡也。考之新傳未嘗爲刑部。但言爲倉部員外。以不附王叔文徒他曹。豈即刑部耶。聯句復與東野同作。當亦在元和元年秋也。

秋潦淹轍跡。選顏延年詩。周御道朕勤味。逸步謝天械。愈天械爵位。或作無。高居限參拜。愈戰國策。頓弱曰臣之義不

晨長隔歲。百步遠殊界。愈遠或作還。商聽饒清聾。悶懷空抑噫。郊商或作高悶。或作闕。美君知道朕。桓譚答揚

殺愈。簷瀉碎江喧。街流淺溪邁。郊念初相遭。幸免因媒介。孔叢子士無介。不

爬或作砲。今字書砲。砲也。無爬音。然文選把

搔無已。把蒲庵切。則知唐字今不出者多。研文較幽玄。呼博駛雄快。博之戲也。今君輶方馳。君或作春。說

韓昌黎集三聯句十五

史記乃乘輶車○輶伊我羽已鎛選顏延之詠贊云屬有溫存感深惠琢切奉明誠愈誠或作戒說音搖又音韶一作車○輶時鎛○鎛所拜切已一作毛溫存感深惠琢切奉明誠文誠勑也戒說醫也漢谷永傳猶嚴父之明誠後漢西域傳蠻國滅土經有明誠此語當用誠字至下文仲誠則當用戒字○今按謝本下文實作申戒迨茲更凝情暫阻若嬰療自療病詩無療側欲知相從盡靈珀拾纖芥靈珀也吳書虞翻曰虎珀不取腐芥拾或作捨非是○珀音拍欲知相益多從益神藥銷宿憊憊也○○

介切蒲切德符仙山岸永立難欹壞氣涵秋天河有朗無驚湃郊○澎湃

拜切祥鳳遺蒿鸚子號與鳩同雲韶掩夷

鞞周禮鞬鞬氏註東夷之樂曰鞞鞞莫拜切又亡達切與鞞同爭名求鵠徒騰口甚蟬喝於邁未來聲已赫始鼓敵前敗鬪場再鳴先

韙勝而先鳴今言再鳴先者蓋取此事遐路一飛屆遇或作霞東野繼奇躅脩綸懸衆犧莊子任公子爲大鉤○犧音戒穿空細丘垤照日陋菅蒯愈左氏雖有絲織惟杜註安和翼翼自申戒也申一作仲戒說見上聖書空勘讀作甚盜食敢求嘬舉鬱鬱○嘬楚夬切惟當騎款段御歎假馬見後漢馬少游謂馬援語豈望覲珪玠弱操愧筠杉微芳比蕭雍何以驗高明柔中有剛夬郊如則兼四方上下而言之公聯此詩以送東野于南所序只

別腸車輪轉一日一萬周郊離思春冰泮瀾漫不可收愈馳光忽以迫鮑明遠詩馳江南事其聞大抵事意與大人賦九歌相同讀者宜詳味之

振飛轡古詩方駕取之詎灼灼此去信悠悠翻取或作前楚客宿江上夜魂棲浪頭樓或捷日生遠岸水芳綴孤舟村

飲泊好木飲或作館東野幽居詩有嘉木野蔬拾新柔獨含悽淒別中結鬱鬱愁人憶舊行樂生行樂耳憶舊一作憶舊非是鳥吟新得儔郊斯或作忻非是靈瑟時窅窅楚詞遠遊云使湘靈鼓瑟兮○窅音窈露猿夜啾啾雲說文雲覆日也謂猿啾啾兮狹夜鳴憤濤氣尙盛吳越春秋子胥伏劍而死吳王取其靈於今切憤濤氣尙盛吳越春秋子胥伏劍而死吳王取其投之江中乃隨流揚波成濤激岸恨竹淚空幽博物志云舜死蒼梧二妃從之不及淚下染竹竹爲之長懷絕無已多感良自尤卽路涉獻歲歸期眇涼秋兩歡日牢落孤悲坐綢繆愈觀怪忽蕩漾叩奇獨冥搜海鯨吞明月浪島沒大漚浮或作我有一寸鉤欲釣千丈流良知忽然遠壯志鬱無抽郊魑魅暫出沒魑或作魑蛟螭互蟠謬切昌言拜舜禹書禹拜昌言注云昌當也舜葬梧禹葬會稽皆在江南舉駟凌斗牛選樓船舉帆而過肆斗牛音續齊諧記風原五月五日自投汨羅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以竹凡懷縉餽賢屈簡貯米祭之縉字語見離騷縉本作縉非是○縉音所又新於切乘桴追聖丘論語孔不行乘桴浮于海說桴編木以渡也飄然天外步豈肯區中因愈首或作有楚些待誰弔語助○些蘇箇切賈辭緘恨投贊謫長沙及渡湘水翳明弗可曉弗或作不祕魂安所求氣毒放逐域蓼雜芳非疇當春忽淒涼不枯亦颺颺所爲賦以弔廟原上鳩切下貉謠衆猥歎貉或作猶歎或作譏方从杭蜀本歎烏來切楚詞九章歎秋冬之緒風又揚子始皇力鳩切貉謠衆猥歎方猶六國而翦牙歎王逸曰歎嘆也方言曰歎然也南楚凡言然曰歎元次山有歎乃曲亦音讖○今按方說是也歎說文亞改切又烏來切讖也史記項羽紀作唉亦音烏來切說文同黃魯直讀歎乃爲襍霧誤矣今或寫作款字亦誤乃却當音襍也巴語相咿嚙字書無寄三學士用咿嚙字征蜀聯句默誓去外俗嘉願還中州江生行旣樂躬聳自相勵勤選非余之所聞司馬長卿大人賦時若愛將混濁兮召屏翳誅用咿嚙字考之字書咿嚙爲正史記鴈吸卽驩兜字古文路暗執屏翳風伯刑雨師應劭曰屏翳天神使也○屏音萍波驚鼴陽侯揚雄尚書亦作驩兜爲鴈吸

古之諸侯有蹕自投江其神爲大波廣泛信縹渺高行恣浮游外患蕭蕭去中悒稍稍瘳○悒音邑振衣造雲
闕跪坐陳清猷德風變讖巧仁氣銷戈矛仁或作和氣見禮記外讀當如令聞令望之時字作肯肯古時字作肯誤矣歸哉孟夫子歸去無夷猶愈楚詞君不行兮夷猶歸

晚秋郾城夜會聯句

元和十二年七月以裴度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充淮西宣慰處置使以韓愈兼御史中丞充行軍司馬以李正封兼侍御史爲判官從度出征詔以郾

城爲行蔡州治所此篇公與正封作於郾城洪慶善曰舊本註云正封上中丞中丞卽退之凡百餘韻東野死後公所與聯句者惟此可見耳

城今穎昌府郾音偃

從軍古云樂

梁劉孝義從軍行

談笑青油幕宋劉禹嘗譏朱修之云一朝居青油幕下謂將幕也燈明夜觀葵音貫月暗秋城柝正

封上中丞

今从古本如此諸本無上中丞三字

羈客方寂歷驚烏時落泊語闌壯氣衰酒醒寒砧作愈奉院長今从古本如

院長遇主貴陳力

論語陳力就列

夷凶匪兼弱書兼弱攻昧昧百牢犒輿師左傳哀七年公會吳于鄆吳來徵百牢成二

千戶購首惡正封毅

梁子曰諸侯不首惡

平生恥論兵末暮不輕諾壯困孤介未暮謝幽貞徒然感恩義誰復論勳

爵愈多士被沾污小夷施毒蠱

小夷元濟蠱也前漢不若蠱

蟲之致蠱○蠱丑略切又音堅何當鑄劍戟鉅銘相與歸臺閣正封室婦

歎鳴鶴詩鶴鳴于堦家人祝喜鵠噪而行人至

西京雜記乾鵠皆祭名

○祔音藥周禮春祠夏約秋蒸冬

使斷津梁張騫傳屢見○聞音諫潛軍索林薄左傳曰鄭人侵衛潛軍其後曹子建七啟搜林

通

紅塵

羽書靖急事則拉雞羽其上謂之羽檄羽檄也檄者以木簡爲書有大水沙囊澗

正封楚龍且與韓信夾灘水陣信爲萬

銘山子所

士東漢竇憲大破匈奴登燕余何怍插羽見上羽書注李太
然山刻石勒功班固作銘插羽白詩云插羽破天驕
管鑰愈國語越王勾踐使大夫種行成於吳曰請委管鑰屬國家以身隨之雨矢逐天狼楚詞舉長矢兮射天
靈誅固無縱湖可以逃靈誅力戰誰敢却正封霍去病傳云力戰一日餘士不敢有二心峨峨雲梯翔赫赫火
箭著祁照於陳倉以雲梯衝軍臨城中照以火箭射之○著直略切連空墜雉堞照夜焚城郭愈軍門宣一令廟筭建三略雷鼓揭千槍或作鎗著
木兩頭銳者是槍字爲正浮橋交萬笮正封笮或作笮笮當从竹音昨說文曰笮也西南夷以竹索爲橋尋以渡水是也少陵詩有連笮動嫋娜字亦作笮跋原旗火鑠校本鑠當作燭疲氓墜將拯殘虜狂可縛愈擢鋒若驅兜梁簡文詩略地曉者三百乘○乘石證反攬音攬逢掖服翻慙之衣逢大也掖袂也漫胡纓可愕正封莊子冠曼胡之纓只作曼魂都賦星殞聞雉唐景龍初有大星殞于西南聲如雷野雉皆驚雊○雊古豆切鳴也師興隨唳鶴奇堅聞風聲唳虎豹貪犬羊後漢鄭太傳暴虐正封詩衛風伯也執殳正封詩頌韻類事實然亦有取用未精羊鷹鶲憎鳥雀愈憎或作讐左氏傳燒陂除積聚灌壘失依託失或作去憑軾論昏迷君憑軾而觀之執殳征

切兇徒更踏藉藉愈平聲逆族相唱囁愈軸轄巨淮泗旆旌連夏鄂大野縱氏羌不來王氏四羌名也長河洛驅駱正封東西競角逐左傳晉人逐之左右角之遠近施矰繳說文曰矰生絲縷也張良傳雖有矰繳尚安人怨童聚謠天殃鬼行瘡愈漢刑支郡黜晁錯諸侯有罪削其支郡支郡在國之四周制閑田削周制諸侯有縣之有削地侯社退無功鬼薪懲不悛正封文帝三歲刑曰鬼薪余雖司斧鑽音至情本尙丘壑且待獻俘者歸之閑田

囚左傳獻俘授馘終當返耕穫

藁街陳鉄錢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藁街蠻夷邸在其中

陳湯傳新郵支桃塞

興錢鑄西京賦曰比有重險桃林之塞詩痔地理畫封疆

天文掃寥廓

正封

天子憫瘡痍將軍禁鹵掠策

勳封龍領歸獸獲麟脚

愈獲或作獵云龍領平原縣名劉氏音類崔浩音洛漢衛青傳韓說封龍領侯史

繫脚麟韋昭曰持引其脚也家語謂魯西狩子鉏商獲麟折其前足載

以歸豈用此邢○今按歸獸用書序語對策勳爲切但當解作狩義耳詰誅敬王怒

月令詰誅暴慢

給復

哀人瘼前漢民產子復注云

或作鑒福澤髮解兜牟或作鑒古通用

正封楚詞美人既醉朱顏酡鑒落飲器

史有冠蓋旁午吏卒旁午

中堅擁鼓鐸

正封漢光武與王尋戰衝其中堅

魏闕之下秦關東巖崿江淹詩巖崿轉禮記王言如絲其出如綸

謂大將居中以堅銳自輔密

坐列珠翠高門塗粉艤

切郭跋朝賀書飛跋朝也

塞路歸鞍躍

愈

魏闕橫雲漢象魏鄭司農云象魏闕

也莊子心居秦關東巖崿奇秀○巖崿轉音豎

拜迎羅囊鞬弓服鞬矢服○鞬居言切

問遺結囊橐

正封漢

于蠹說文曰橐橐之無底者江淮永清晏宇宙重開拓

中開拓土境○柘撻各切是日號昇平隋志昇平

太平日此年名作噩愈爾雅太歲在酉曰作噩元和

洪赦方下究或作救闢冠子上情不下究淮南子號

行中道此年名作噩二年歲在丁酉○噩音豎

洪赦方下究令不能下究漢燕王旦傳主恩不得下

究作究武隧道旁魄猶旁薄也○魄他各切南據定蠻陬

魏都賦蠻陬夷北櫻空朔漠

正封班孟堅敘

爲是武隧道旁魄猶旁薄也○魄他各切

南據定蠻陬落譯道而通北櫻空朔漠

傳龍荒朔

書漠皆作幕儒生懷教化作怯

武士猛刺研研

孫登呼楊駿曰刺刺

吾相兩優游他人雙落莫

愈印從負

鼎佩史記伊尹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

門爲登壇鑿凶門而出漢書高祖殷壇拜韓信爲大將再入更顯

嚴顥或作深顥嚴

九遷彌簪諤

正封

車千秋論戾太子事一日超九級遷任

左昭十七年晉

見呂氏春秋趙導騎多衛霍

衛霍謂衛青霍去病也

國史擅芬芳宮娃分綽約

愈宮或作宣非是服虔風俗通

色爲娃莊子綽約若處子○娃於佳切

丹掖

列鶴鸞洪鑪衣狐貉摛文揮月毫講劍淬霜鍔

正封命衣備藻火命衣服藻火見書益稷

書益稷搏拊琴瑟兩廂鋪氍毹

史記顏注正寢之東西堂皆號曰廟

風俗通云織

色爲娃莊子綽約若處子○娃於佳切

丹掖

皆音酌略姚令威曰後語有仍祈却老藥此

當異讀或作芍藥集韻芍藥調和五味也

帶垂蒼玉佩轡蹙黃金絡誘接謂登龍

謂或作諱登龍門

見後漢李膺事趨

馳狀傾藿正封淮南子癸巳

傾心向日青娥翳長袖江淹神女賦

紅頰吹鳴簫李太白昭君詞昭君

大鑑謂之鑑大鐘謂之鑄

亦名鑄○鑄音喬鑄音博

安行庇松篁高臥枕莞蒻愈先或

作管洗沐音脚山多離隱豹列女傳云南山有

音脚山多離隱豹玄豹隱霧雨十日

由恣歡謔愈惟當早貴富豈得暨寂寞但擲屣笑金

鮑明遠白紵曲千金履笑買芳年

仍祈却老藥正封

漢郊祀志李少君以祠竈穀道

邵老方歿廟配嶽屏生堂合馨鑄爾雅大磬謂之磬大鐘謂之鑄

見上割烹厭脾膩詩行葦嘉肴脾膩說文膩口上也取

喜顏非忸怩有忸怩達志無隕穠正

封限或作殯詠諸酒席展慷慨戎裝著斬馬祭旅羣魚羔禮芒屨愈

谷永傳潘岳西征賦皆用無作蕭者道

恣蘭芷楚詞浴蘭

湯兮沐芳割烹厭脾膩

詩行葦嘉肴脾膩說文膩口上也取

喜顏非忸怩有忸怩達志無隕穠正

封限或作殯詠諸酒席展慷慨戎裝著斬馬祭旅羣魚羔禮芒屨愈

谷永傳潘岳西征賦皆用無作蕭者道

不下野有求仲蠻易尺蠖之屈以求伸也

推選閱羣材薦延搜一鷁

正封後漢孔融曰鷁鳥累百不如一鷁

左右供詔譽

親交獻謾曇漢高紀道故當歌發酬酢羣孫輕綺紈下客豐醴醕

正封窮天貢蹠異琛琛與琛同丑林切市

海賜酬醕漢律須有詔令乃許大酺醕會聚

作樂鼓還搃從禽弓何彊愈淮南子疾如曠鶩漢書作曠

道

舊生感激漢高紀道故當歌發酬酢羣孫輕綺紈下客豐醴醕

正封窮天貢蹠異琛琛與琛同丑林切市

海賜酬醕漢律須有詔令乃許大酺醕會聚

作樂鼓還搃從禽弓何彊愈淮南子疾如曠鶩漢書作曠

道

取歡移日飲。漢夏侯嬰傳與高祖語求勝通宵博。北史李謐好學隆寒達曙盛暑通宵五白氣爭呼。呼五白注五白五木也樂勺周樂言以樂征伐也。顏師古曰教化行則逆亂之徒交歎也告成上云亭。湯封泰山禪書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二山名也考古垂矩礪愈淮南子知矩礪之前堂夜清吹東第良晨酌池蓮折秋房院竹翻夏籜。正封五狩朝恒岱載一書五巡狩慎北岳岱東三畋宿楊柞禮記天子無事則歲三畋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美新懸或作廢○格音各雪下收新息收或作牧新皇崇州縣名是歲十月十四篇馬法長懸格愈馬法謂司馬法字見揚雄京縣名有大索小索亭在今鄭州界漢高帝與楚戰榮陽京索閒爾牛時寢訛思或寢或訛訛一家書九百馬法長懸格愈馬法謂司馬法字見揚雄京縣名有大索小索亭在今鄭州界漢高帝與楚戰榮陽京索閒爾牛時寢訛思或寢或訛訛也勤我僕或歌罷正封詩行葦或歌或罷爾雅也勤我僕或歌罷正封詩行葦或歌或罷爾雅庶用存糟粕愈存或作等莊子天道篇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

卷九

律詩

題楚昭王廟公元和十四年有襄州宜城縣驛記蓋公赴潮日也記云東北有井傳是昭王井東北數十步有昭王廟今唯草屋一區每歲十月民相率祭其前與此詩意合詩亦是時作歟昭王名軒楚平

王子在位二十年

丘墳滿目衣冠盡。墳或作園城闕連雲草樹荒。猶有國人懷舊德。一閒茅屋祭昭王。

宿龍宮灘

浩浩復湯湯。黃魯直云退之裁聽水句尤見工所謂浩浩湯湯抑更揚者非譜客裏夜臥飽聞此聲安能周旋妙處如此耶○湯音商灘聲抑更揚奔流疑激電驚浪似浮霜夢覺燈生暈宵殘雨送涼如何連曉語一半是思鄉或作祇是

又魚招

張功曹

或無下四字

周官以時

罟魚鄭玄云以

以抄刺泥中

取之張功曹署也俱自御史出

州有云投

又魚之短韻愧船暇而舉秀

新命于郴而作當是貞元二十年後公在江陵祭李郴

說家鄉

是其證也

那能脫刃

或作手

波閒或自跳

中鱗憐錦碎

憐或作疑

當目訝珠銷

當去聲

迷火逃翻近

驚人去暫遙競多心轉

細得雋語時鬻

左傳得雋曰

克潭磬知存寡

舷平覺獲饒

饒或作船

交頭疑湊餌

駢首類同條濡沫情雖密

莊子美黃魚詩脂

泉涸魚相與處於陸

事或作志

辛氏三秦記曰河津一名龍

相呴以濕相濡以沫

登門事已遼

事或作志

魚不能上

上則爲龍

登門謂此也

孔叢子衛人釣魚

盈車欺故事

於河得魚焉其大

蓋車

飼犬驗今朝

杜子美黃魚詩脂

膏兼銅犬

銅音伺

血浪凝猶沸腥風遠更飄

蓋江煙羃羃

莫狄切

拂棹影寥寥

作迴瀾去愁

無食龍移懼見燒

如棠名旣誤

左傳隱公五年

如棠觀魚

釣渭日徒消

史記呂尚年老魚釣周

文客驚先賦

篙工喜盡

謠

左太冲吳都賦

篙工喜盡

謠工楫師

逃自閩禹

膾成思我友

觀樂憶吾僚

少陵嘗有觀打魚詩云吾徒胡爲縱此樂

暴殄

累何須強問鴟

賈誼鴟賦曰聞於子鴟余去何之楚

鴟不祥鳥也

○鴟音巢

李員外寄紙筆

李伯康也。伯康以貞元十九年爲郴州刺史。權德輿集有墓志。○今按後卷祭文獲紙筆之雙賈。卽謂此事。投又魚之短韻亦指前篇也。

題是臨池後

張伯英善草書。臨池水盡黑分從起草餘子。

漢制尚書郎掌天子制詔起草禁中。免尖針莫並繭。淨雪難如蠶。繭紙書之。

莫怪殷勤謝虞卿

正著書。虞卿著虞氏春秋。太史公曰。

公有同冠峽詩與此詩凡二章皆

次同冠峽

赴陽山時作。冠或作弄。或作巫。

今日是何朝

天晴物色饒。晴或作清。落英千尺墮遊絲。百丈飄泄乳交巖脉。懸流揭浪標無心思。嶺北猿鳥莫

相撩

荆公詩有物華撩我老蓋本此也。

答張十一功曹

唐本有張署寄公詩

山淨江空水見沙

哀猿啼處兩三家。貯蓄競長纖纖筍。

異物志曰。貯蓄生水邊長丈圍一尺五六寸。柳子厚記柳州山水謂其山多貯蓄蓋湘湖間多此

竹躡躅閑開豔

去花名註見三卷杏花詩。未報恩波知死所。

左傳狼瞫云。吾未獲死所。莫令炎瘴送生涯。少陵詩應須

吟君詩罷看雙鬢

斗覺霜毛一半加。任子淵云。斗覺詩中健語也。前輩多使退之詩有此句。

東坡詩黃昏斗覺羅裳薄。後山詩斗覺文字生清新。

郴州祈雨

桂陽郡卽今之郴州○郴音琛

乞雨女郎魂

羞潔且繁廟開鼯鼠叫。爾雅。鼯鼠狀如蝙蝠。

飛而且乳。亦名飛生。神降越巫言史記。漢武帝令越巫立越巫者。越國之巫也。旱氣

期銷蕩陰官想駿奔

書駿奔執豆籩。走行看五馬入南史。柳景元兄弟五人。並爲太守。時人語曰。柳氏門庭五馬

達漢鄭巨君爲淮陰太守。政不傾苛。天旱行春隨車致雨。

載於蕭颴已隨軒後。

漢鄭巨君爲淮陰太守。政

不傾苛。天旱行春隨車致雨。

湘中酬張十一功曹

湘中卽謂郴州

休垂絕徼千行淚。絕一作越漢鄧通傳盜出徼外鑄錢共泛清湘一葉舟。今日嶺猿兼越鳥可憐同聽不知愁。

郴口又贈二首

山作劍攢江寫鏡扁舟斗轉疾於飛。迴頭笑向張公子終日思歸此日歸。

雪颶霜翻看不分。作雲雷驚電激語難聞沿涯宛轉到深處何限青天無片雲作屋或

題木居士二首張芸叟木居士詩序云耒陽縣北沿流二三十里趙口寺卽退之所題木居士在焉元豐初以禱旱不應爲邑令析而薪之今存者乃僧道符更刻

火透波穿不計春根如頭面榦如身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

爲神詎比溝中斷。莊子百年之木破爲機尊比溝中之遇賞還同爨下餘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裁爲琴朽蠹不勝刀鋸力匠人雖巧欲何如

晚泊江口

據詩意及篇次亦自陽山還過湘中作下詩同

郡城朝解纜江岸暮依村。二女竹上淚淚下染湘竹竹盡斑孤臣水底魂。史記屈原仕楚爲上官大夫所譖自投汨羅以死大雙

雙歸蟄燕一一叫羣猿迴首那聞語空看別袖翻作龍

湘中

公此詩謂風原也

猿愁魚踊水翻波。踊或作躍自古流傳是汨羅。賈誼弔屈原賦云側聞屈原兮自澨汨羅師古注汨水名在長沙羅縣○汨音覓蘋藻滿盤無處覓或作船空聞漁父叩舷歌。舷或作船楚詞漁父篇曰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歌去爲滄浪之歌王逸曰鼓枻叩船舷也○舷音質

別盈上人

柳子厚集有誠盈住衡山中院

山僧愛山出無期。俗士牽俗來何時。祝融峯下一迴首。即是此生長別離。

喜雪獻裴尚書或無下四字尚書裴均也時爲荆南節度使吏部尚書公爲法曹參軍作詩以獻元和元年春也

宿雲寒不卷。春雪墮如筵。或作篋所宜切。驕巧先投隙。潛光半入池。半或作布以上爲或作驗布或作布以上爲祥言之布澤爲當已分年華晚。猶憐曙色隨氣嚴。

汗增高未覺危。見或作覺比心明可燭。拂面愛還吹。妬舞時飄袖。欺梅併壓枝。地空迷界限。砌滿接高卑。浩蕩

乾坤合。霏微物象移。爲祥矜大熟。布澤荷平施。句爲祥言之布澤爲當已分年華晚。猶憐曙色隨氣嚴。

當酒換暖。或作灑急聽窗知邵氏聞見錄云荆公嘗以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薄退之然其詠

非用古人陳言乃爲是耶照曜臨初日。玲瓏滴晚澌。晚或作曉聚庭看嶽聳。掃路見雲披。陣勢魚麗遠。桓五年左氏鄭人爲陳之陳○麗音離

書文鳥篆奇。宋靖書狀著韻既王書契是爲科斗鳥篆縱歡羅點列賀擁熊螭履弊行偏冷史記東郭先生行雪中

更羸錄異傳漢洛陽大雪袁安門無行路僵臥不出悲嘶聞病馬。或作浪走信嬌兒竈靜愁煙絕絲繁念鬢衰擬鹽吟舊句世說謝太傅內集雪詩撒鹽空中差可擬授簡慕前規於司馬大夫曰爲我賦之

捧贈同燕石爲寶有客觀之笑曰此燕石也

多慙失所宜。

春雪

看雪乘清旦。看或作觀無人坐獨謠。坐獨坐拂花輕尙起。落地暖初銷。已訝陵歌扇還來伴舞腰。灑筆留密節。

密或作半。著柳送長條。入鏡鸞窺沼。行天馬度橋。沈存中云杜子美詩紅稻啄餘鷗鵠粒碧梧棲老鳳凰枝語相反而意新退之入鏡鸞窺沼行天馬度橋蓋倣此體偏

塔憐可掬。滿樹戲成搖。江浪迎濤日。風毛縱獵朝。弄閑時細轉。爭急忽驚飄。城險疑懸布。懸布字見左襄

事。偏陽。砧寒未擣綃。莫愁陰景促。夜色自相饒。色或作月。

聞梨花發贈劉師命。此詩與後梨花下詩皆貞元二十一年正月陽山作也。後詩謂今日相逢瘴海頭是也。公古詩亦有劉生詩可以兼考。

桃蹊惆悵不能過。蹊或作溪。紅豔紛紛落地多。聞道郭西千樹雪。欲將君去醉如何。

春雪閒早梅

開或作映。元和

梅將雪共春彩。豔不相因。逐吹能爭密。排枝巧妬新。誰令香滿座。獨使淨無塵。芳意饒呈瑞。寒光助照人。

玲瓏開已偏。點綴坐來頻。那是俱疑似。須知兩逼真。熒煌初亂眼。浩蕩忽迷神。未許瓊華比。從將玉樹親。

從將或作將從。先期迎獻歲。更伴占茲辰。或作願得長輝映。輕微敢自珍。微或作嚴。

早春雪中聞鶯

北地春晚方聞鶯。此詩蓋南遷時作也。諸本或在入關詠馬之後。

朝鶯雪裏新。雪樹眼前春。帶澀先迎氣。侵寒已報人。共矜初聽早。誰貴後聞頻。暫轉那成曲。孤鳴豈及辰。

風霜徒自保。桃李詎相親。寄謝幽棲友。辛勤不爲身。

梨花下贈劉師命

蘇魏公云當錄於古詩中。見前聞梨花發詩題下。

洛陽城外清明節，百花寥落梨花發。
今日相逢瘴海頭，共驚爛漫開正月。

和歸工部送僧約人

工部歸登也。約荊州。詳見劉夢得集。

早知皆是自拘囚，不學因循到白頭。
汝旣出家還擾擾，何人更得死前休。

入關詠馬

元和元年夏入江陵召拜國子博士入藍關作。

歲老豈能充上駟，史記孫臏取君上駟力微。
當自慎前程，不知何故翻驥首。

木芙蓉

妾或作忘顏延年賦。望西極而驥首。

新開寒露叢，遠比水閒紅。
露或作路，閒或作邊，皆非是。豔色寧相妬，嘉名偶自同。
採江官渡晚，寒木古祠空。館本官渡晚，寒木古祠空。
有秋節祠作辭，又云閨本作秋江官渡晚，寒木古祠空。洪度善本校从採江官渡晚，寒木古祠空。
按古詩有涉江採芙蓉，正謂荷花。又九歌攀芙蓉兮木末，則謂攀之非其地也。此以二花對喻，謂將採之江，則秋節已晚，將攀之木，則古辭所喻爲無益。蓋詩人強彼弱此意也。○今按方說非是，蓋此詩言荷花與木芙蓉生不同處，而色皆美，名又同，故以採江攀木二事相對言其生處，而九歌者祭神之辭，故曰古祠也。如然則此詩從頭至此六句，意皆聯屬，此則此詩從頭至此六句，意皆聯屬，嘉祐杭本已如此，非洪意定也。願得勤來看，無令便逐風。

作須勤

題張十一旅舍三詠

公自陽山與張十一徙掾江陵道潭州而作。以其詠井云賈誼宅中今始見知之。

榴花

五月榴花照眼明，枝閒時見子初成。
可憐此地無車馬，顛倒青苔落絳英。

井

賈誼宅中今始見。是賈誼宅中有一井。實誼所穿。葛洪山下昔曾窺。所在有之。寒泉百尺空看影。正是行人渴死時。渴或作喝

蒲萄

新莖未偏半猶枯。高架支離倒復扶。復或作後若欲滿盤堆馬乳。苦或作君蜀本圖經本草蒲萄注子有似馬乳莫辭添竹引龍鬚。

峽石西泉西一作寒

居然鱗介不能容。石眼環環水一鍾。聞說旱時求得雨。祗疑科斗是蛟龍。

梁國惠康公主挽歌二首

梁或作涼考之史當作梁憲宗長女也下嫁于頤之子季友元和中薨

首注云時詔
令百官進詩

定謚芳聲遠。移封大國新。巽宮尊長女。易巽爲長女台室屬良人。季友之父頤爲相故云台室河漢重泉夜。梧桐半樹春。龍輶非厭翟。選潘岳寡婦賦龍輶纏以星駕兮注喪車也周禮王后五輶二曰厭翟謂以雉羽飾車○輶音而厭於涉反翟丁歷反還輶禁城塵。

秦地吹簫女。列仙傳秦穆公女字弄玉時有簫史善吹簫弄玉好之公以妻焉湘波鼓瑟妃。屈原遠遊云二女御九文公有佩蘭初應夢。左傳鄭妾曰燕姞夢天使與己闡曰是爲而子奔月竟淪輝。竟或作競非是淮南子弄請不死之夫族迎魂去宮官會葬歸從今沁園草。後漢明帝女沁水公主田園草嘗爲竇憲所奪○沁七鳩反無復更芳菲

和崔舍人詠月二十韻

舍人崔羣也。公元和七年以職方員外郎下遷國子博士。此詩其年八月所作。故落句云獨有虞庠客。無由拾落蓂。意謂職在虞庠去堯增遠矣。

閣本無此篇

三秋端正月。今夜出東溟。對日猶分勢。騰天漸吐靈。未高烝遠氣。半上靄孤形。赫奕當驪次。虛徐度杳冥。長河晴散霧。列宿曜分螢。○宿音秀浩蕩英華溢。瀟疎物象冷。或作零池邊臨倒照。簷際送橫經。花樹參差見。臯禽斷續吟。詩鶴鳴于九臯。臯澤也。牖光窺寂寞。砧影伴娉婷。幽坐看侵戶。閑吟愛滿庭。輝斜通壁練。彩碎射沙星。清潔雲閒路。空涼水上亭。淨堪分顧兔。天問厥利維何而顧兔在腹細得數飄萍。山翠相凝綠。林煙共霏青。過隅驚桂側。當午覺輪停。屬思摛霞錦。○霞音燭追歡馨縹併。輕青白色○郡樓何處望。隴笛此時聽。右掖連台座。重門限禁局。風臺觀滉漾。一作洗冰砌步青炎。選眩耀青炎獨有虞庠客。無由拾落蓂。帝王世紀堯階有蓂。朔後日生一莢。至望則日落一莢。

詠雪贈張籍

此詩或云自松窓遭挫抑以下等語。專譏時相。故終以其意詣張籍曰。惟子能諳爾諸人得語哉。又曰莫煩相屬和傳示及提孩其有所譏也審矣。

只見縱橫落。只或寧知遠近來。飄颻還自弄。歷亂竟誰催。梁書豫章王綜鳴鐘詩。歷亂百愁生。座暖銷那怪。池清失可猜。發本或坳中初蓋底。坳地不平垤處遂成堆。劉蕡父云歐陽永叔與江鄰幾論此詩以隨車翻縞帶逐馬散銀盃爲不工而以坳中初蓋底。垤處遂成堆爲勝。且謂未知得韓意否。○垤徒結反慢有先居後。慢或漫輕多去却。迴度前鋪瓦。隴發本積牆。限作奔發穿細時雙透。乘危忽半摧。舞深逢坎井。集早值層臺。砧練終宜擣。階紈未暇裁。城寒裝睥睨。裝或作粧。睥睨城上女牆。○睥匝詣片片勻如翦。紛紛碎若接。乃禾反定非燭鵠鷺。音尋真。是屑瓊瑰。白物多用之。韓愈詩。眞是屑瓊瓌。又今

之不審也。○瑰姑回反。一作璣。緯繡觀朝萼。楚詞忽緯繡其難遷注。緯繡乖。

出戶卽體體。○體五來切。涉積雪之體。體或作澗。巨隕切。傾都委貨財。娥嬉華蕩漾。娥恒娥見淮南子恒娥竊

漾。胥怒浪崔嵬。胥伍子胥伏劍死。投江中。春秋磧迴疑浮地。雲平想輶雷隨車翻縞帶。○縞音晃。白色縞帶二

逐馬散銀盃。萬屋漫汙合。皆平聲。千株照曜開松篁。遭挫抑。或作折。方云公時以柳潤事下遷疑寄意於

糞壤。獲饑培隔絕門庭。遽擠排陞級纔。史記擠排莊助賈臣豈堪裨嶽鎮。強欲效鹽梅。隱匿瑕疵盡瑜匿瑕。包羅委

瑣該。漢相如傳。豈特委瑣握躉誤雞宵。呢哩誤或作悟。選良道。呢音厄。嚦音渥。驚雀暗徘徊。浩浩過三暮。史記天官彗白帝行德

悠市九垓。風俗通。十兆曰經。十經曰核。國語天子之田九垓以食兆民。○核音該。鯨鯢陸死骨。木華海賦。其魚則橫海之

長蛇攬。岸類或作攬。陵猶巨象厯。灰水官夸傑點。木氣怯胚胎。著地無由卷。連天不易推。龍魚冷蟄苦虎

豹。餓號哀巧。借奢豪便。專繩困約。災威貪陵布被。光肯離金罍。離或作雜。賞玩捐他事。歌謠放我才。狂教詩肆

硯。或作硯。○肆勤興與酒陪鰻。陪鰻怒張貌。字見潘岳射雉賦。樊李校作琵琶。○鰻蘇來反。惟子能諳耳。諸人得語哉。助留風作黨。勸

坐火爲媒。雕刻文刀利。搜求智網恢。莫煩相屬和。傳示及提孩。

酬王二十舍人雪中見寄。或云王涯爲舍人。見王適墓誌。本傳略之。今按王二十涯亦見諱行錄。

三日柴門擁不開。階平庭滿白皚皚。○皚皚五來切。今朝踢作瓊瑤跡。爲有詩從鳳沼來。從仙

送侯喜公長慶元年有雨中寄張博士籍侯主簿喜之什此詩豈同時作歟喜時爲國子主簿公爲祭酒故云是官也。

已作龍鍾後時者。懶於街裏蹋塵埃。如今便別長官去。直到新年衙日來。長官或作官長非是

學諸進士作精衛銜石墳海任昉述異記炎帝女溺死東海化爲精衛自呼其名每銜西山木石墳東海。

鳥有償冤者。終年抱寸誠。口銜山石細。心望海波平。渺渺功難見。區區命已輕。人皆譏造次。我獨賞專精。豈計休無日。惟應盡此生。何慙刺客傳。不著報讎名。

奉酬振武胡十二丈大夫胡證也傳云河東人元和九年黨項屢擾邊證以儒而勇由諫議大夫選拜振武軍節度使○諸本無奉字

傾朝共羨寵光頻。半歲遷騰作虎臣。戎旆暫停辭社樹。諸本作弩矢前驅煩縣令方从閣本云趙璘因話持刺稱百姓入謁獻詩曰詩書入京國旌節過鄉關若用今語亦非胡公散染梓之意過鄉關赴振武過河中時趙宗儒爲帥證閻本多出於公晚歲所定○今按方意甚善但其言閻本爲晚年所定者爲無據耳

子弟入里門。趨至家事。橫飛玉蓋家山曉。遠蹀金珂塞草春。自笑平生誇膽氣。不離文字鬢毛新。

奉和庫部盧四兄曹長元日朝迴盧江也國史譜云兩省相呼爲閣老尚書丞郎相呼爲曹長郎中員外御史遺補相呼爲院長上可兼下下不可兼上唯御史

相呼爲端公然退之呼盧庫部爲曹長張功曹爲院長則上下亦通稱也

天伏宵嚴建羽旄。建或作樹毛詩出。春雲送色曉雞號。金爐香動螭頭暗。唐會要曰漢柏梁殿災越巫言雨遂作像子屋以厭火災亦作螭字唐制人君舉動必以扇雉尾障扇四小制起居郎舍人分侍左右直第二螭首玉佩聲來雉尾高。團雉尾扇四方雉尾扇十二見儀衛志戎服上趨承北極儒冠列侍映東曹太平時節難身遇。難身或卽署何須歎二毛。左僖二十二年不撫二毛二毛黑白相半選潘安仁秋興賦余

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二毛

寒食直歸遇雨

唐本箋云元和十年公時以考功郎中知制誥歸作宿

寒食時看度荆楚歲時記去冬至一百五日卽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又先春遊事已違風光連日直陰雨半朝歸作晴不見紅毯上劉向別錄曰踏鞠黃帝所造本兵勢也或云那論綵索飛古今藝術圖曰比鞦韆爲戲綵索起於戰國鞠與毬同紅毯者以紅帛爲之周禮李春出卽謂鞦韆戲也惟將新賜火火卽賜火也向曙著朝衣

送李六協律歸荊南

唐李協律翹也公嘗量移爲江陵

送李六協律歸荊南

唐李協律翹也公嘗量移爲江陵

早日羈遊所春風送客歸柳花還漠漠江燕正飛飛高齋詩話云退之詩江燕正飛蓋取老杜清秋燕子正飛飛歌舞知誰在賓僚逐使非宋亭池水綠杜子美詩曾聞宋玉宅每欲到荊州荊州卽江陵也

公往在江陵寒食出遊有宋玉庭邊不見人之句莫忘蹋芳菲

題百葉桃花

公元和十年知制誥時作

百葉雙桃晚更紅窺窗映竹見玲瓏窺或作歸或作臨今从嘉祐杭本應知侍史歸天上故伴仙郎宿禁中應劭漢官儀臺解中給使史一人女侍史二人唐人任郎官多稱仙郎白樂天所謂仙郎靜覩禁闈閒

春雪

新年都未有芳華二月初驚見草芽白雪卻嫌春色晚故穿庭樹作飛花

戲題牡丹

假成式酉陽雜俎云前史無說牡丹者惟謝康樂集言竹閑水際多牡丹成式檢隋朝種植法初不說牡丹則知隋朝花藥中所無也開元末裴士淹奉使回至汾州得白牡

丹一窠植於長興私第至德中馬僕射領太原各得紅紫二色者移於城中元和初猶少今與戎葵角多少矣。

幸自同開俱隱約何須相倚鬪輕盈陵晨併作新粧面對客偏含不語情雙燕無機還拂掠遊蜂多思正經營作近長年是事皆拋盡今日欄邊暫眼明。

盆池五首劉蕡父云退之古詩高卓至律詩雖可稱善要有不工者老翁真箇似童兒此真諧語爲戲耳或云盆池詩有天工如拍岸纔添水數斛一夜青蛙鳴到曉恰如方口釣魚時敗枋頭乃其地也公此詩與送縣孟州東過懷州乃至衛州而濟原又在孟州西北四十里則遊盤谷者安得至衛州之枋頭乎方說非是

莫道盆池作不成蘿梢初種已齊生從今有雨君須記來聽蕭蕭打葉聲有雨或

瓦沼晨朝水自清小蟲無數不知名忽然分散無蹤影惟有魚兒作隊行惟或
泥盆淺小詎成池夜半青蛙聖得知聖或一聽暗來將伴侶不煩鳴喚鬪雄雌
池光天影共青青拍岸纔添水數斛且待夜深明月去試看涵泳幾多星明或乘

芍藥公元和十年知制誥

浩態狂香昔未逢紅燈爍爍綠盤龍覺來獨對情驚恐身在仙宮第幾重情或

奉和虢州劉給事使君三堂新題二十一詠并序○或無奉新題三字劉伯芻以元和

虢州刺史宅連水池竹林往往爲亭臺島渚目其處爲三堂三堂建於開元中呂溫舊記之謂三者明臣子在三之節堂者勸宗室肯堂之義明劉兄自給事中出刺此州在任逾歲職修人治州中稱無事頗復增飾從子弟而遊其閒又作二十二詩以詠其事流行京師文士爭和之余與劉善故亦同作

新亭

湖上新亭好公來日出初水文浮枕簟文或作紋瓦影蔭龜魚

流水

汨汨幾時休從春復到秋只言池未滿池滿強交流只或作祗

竹洞

竹洞何年有公初斫竹開洞門無鎖鑰俗客不曾來

月臺

南館城陰闊東湖水氣多直須臺上看始奈月明何

渚亭

自有人知處那無步往蹤莫教安四壁面面看芙蓉

竹溪

藹藹溪流慢。慢或作漫。梢梢岸篠長。篠或作竹。穿沙碧筍淨落水紫苞香。少陵竹詩有雨洗娟娟淨風吹細細香。前輩云竹未嘗有香而少陵以香言之豈知公亦有落水紫苞香之語乎。

北湖

聞說遊湖棹尋當到此迴應留醒心處準擬醉時來。

準或字作俗

花島

蜂蝶去紛紛香風隔岸聞欲知花島處水上覓紅雲。

柳溪

柳樹誰人種行行夾岸高莫將條繫纜著處有蟬號。

西山

新月迎宵挂晴雲到晚留爲遮西望眼終是懶迴頭。

竹逕

無塵從不掃有鳥莫令彈若要添風月應除數百竿。

荷池

風雨秋池上高荷蓋水繁未諳鳴撼撼。選盧子諒云撼撼芳那似卷翻翻。

稻畦

罿布畦堪數。罿或作卦。布或作圃。罿，博局上方位目也。字見選博奕論。○今守邊隅趨作罿以自生於小地。枝分水莫尋。魚肥知已秀。鶴沒覺初深。

柳巷

柳巷還飛絮。春餘幾許時。吏人休報事。公作送春詩。

花源或原作

源上花初發。公應日日來。丁寧紅與紫。慎莫一時開。莫或作勿。

北樓

郡樓乘曉上。盡日不能迴。晚色將秋至。長風送月來。

鏡潭

非鑄復非鎔。泓澄忽此逢。魚鰐不用避。只是照蛟龍。

孤嶼

朝遊孤嶼南。暮戲孤嶼北。所以孤嶼鳥。與公盡相識。

方橋

非閣復非船可居兼可過君欲問方橋方橋如此作也白樂天皮日休詩皆自注曰音佐○今按廣韻作造
裁乃作及廉范五袞之謠皆已爲此音矣然讀如佐者又將祚
切之訛而世俗所用从人从故而切爲將祚者又字之俗體也

梯橋

乍似上青冥初疑躡菌苔自無飛仙骨欲度何由敢

月池

寒池月下明新月池邊曲若不妬清妍却成相映燭

遊城南十六首十六詩非一日作編者類次之

賽謂禱麥字本作塞漢書郊祀志云冬塞禱祀是也今作賽○賽悉代反

白布長衫紫領巾差科未動是閑人麥苗含穟桑生椹椹音糾即椹也○椹食桂反共向田頭樂社神

題于賓客莊于頤字允元元和八年爲太子賓客

榆莢車前蓋地皮釋木云榆莢榆錢爾雅云白粉車前草名釋草云一名柒苜一名葉長穗好生道邊江東呼爲蝦蟆衣○車尺遮反薔薇蘸水笱穿籬馬蹄無入朱門跡縱使春歸可得知

晚春

草樹知春不久歸草樹一百般紅紫鬪芳菲楊花榆莢無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飛

落花

已分將身著地飛。那羞踐蹋損光暉。無端又被春風誤。吹落西家不得歸。

楸樹二首

幾歲生成爲大樹。一朝纏繞困長藤。誰人與脫青羅帳。看吐高花萬萬層。

幸自枝條能樹立。可煩蘿蔓作交加。可或傍人不解尋根本。却道新花勝舊花。

傍或作遊

風折花枝

浮靄侵天難就看。清香撲地只遙聞。只或作可春風也是多情思。故揀繁枝折贈君。

揀或作折

贈同遊

諸本無此篇。杭蜀本皆闕。

喚起窗全曙。催歸日未西。無心花裏鳥。更與盡情啼。

魯直云。吾兒時每哦此詩。而了不解其意。自出峽來。二禽名也。古人於小詩用意精深如此。僅歸子規也。喚起聲如人絳絲。圓轉清亮。偏於春曉鳴。江南謂之春喚。復齋設錄云。予嘗讀唐顧渚山茶記曰。顧渚山中有鳥如鸞鶴。而色蒼。每至正二月。作聲曰。春起也。三四月。云春去也。採茶人呼爲喚春鳥。然則喚起之名。店人說矣。豫章不舉爲證。何也。

贈張十八助教

張十八籍也。時爲四門國子博士助教。

喜君眸子重清朗。

舊病

故云

攜手城南歷舊遊。忽見孟生題竹處。

公與孟郊嘗遊此有城南聯句。至是郊死矣。

相看淚落不能收。

題韋氏莊

城南韋曲在唐最盛。名與杜陵相埒。當時爲之語曰。城南韋杜。去天尺五。杜子美贈韋贊善詩所謂時論同歸尺五天也。是時莊已衰矣。故詩意有云。

昔者誰能比。今來事不同。寂寥青草曲。散漫白榆風。架倒藤全落。籬崩竹半空。寧須惆悵立。翻覆本無窮。

須一
作知

晚雨

廉纖晚雨不能晴。蜀本作晚雨廉纖於律不諧今从諸本池岸草閒蚯蚓鳴。投竿跨馬蹋歸路。纔到城門打鼓聲。

出城

暫出城門蹋青草。遠於林下見春山。應須韋杜家家到。祇有今朝一日閑。

把酒

擾擾馳名者。誰能一日閑。我來無伴侶。把酒對南山。對或作謝

嘲少年

直把春償酒。都將命乞花。○乞音氣與人物漢乞揚生師公調張籍詩云乞君飛霞珮亦與此乞字同祇知閑信馬。不覺誤隨車。

楸樹

青幢紫蓋立童童。蜀先主傳舍東南角有桑樹童童如小車蓋童童茂盛貌○韓傳江反細雨浮煙作綵籠。不得畫師來貌取。定知難見一

生中貌或作邈猶少陵貌得山僧及童子之貌○今按貌音邈○今按貌音邈

遺興或作遠

斷送一生惟有酒，尋思百計不如閑。
莫憂世事兼身事，須着人閒比夢閒。

卷十

律詩凡八十首

諸本作七十首。今从蜀本。

送李尚書赴襄陽八韻

得長字李遜也。遜字友道。荊州石首人。元和十年十月分山南東道爲兩節度使。以遜檢校工部尚書爲襄州刺史。充襄復郢均房節度使。以右羽林將軍高霞寓爲唐州刺史。充唐隨鄧節度使。遜赴襄陽廷臣送者三十餘人。分韻賦詩。太常卿許孟容爲之序。按遜本傳遷戶部侍郎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又按襄州石本題名銜云檢校工部尚書李遜時遜蓋

自尚書而出。史略之。

帝憂南國切。改命付忠良。
先是山南東道節度使嚴綬討吳元濟無罷爲太子少保。乃以遜爲節度故云。壞畫星搖動。旗分獸玨揚。
五營兵轉肅。千里地還方。控帶荆門遠。飄浮漢水長。
賜書寬屬郡。或作部戰馬隔鄰疆。縱獵雷霆迅。觀棊玉石忙。
風流峩首客。羊叔子嘗與客鄒堪登峩山。曰自有宇宙而有此山。花豔大堤倡。大堤地名在襄陽宋隋王誕爲襄陽郡聞諸女歌因爲詞曰朝發襄陽城暮至大堤曲。大堤諸女兒花豔驚郎目。

富貴由身致。誰教不自強。

和席八十二韻

席八或以爲席謙非也。當是席謙。按諱行錄。席謙行八貞元十年進士。

絳闕銀河曙。東風右掖春。

應劭漢官儀中書爲右曹稱西掖正門之兩旁曰掖官。隨名共美。

花與思俱新。綺陌朝遊閒。綾衾夜直頻。
漢官典職儀曰尚書郎入直供青綾白綾被。橫門開日月。高閣切星辰。庭變寒前草。天銷霽後塵。
溝聲通苑急。柳色壓城匀。綸

綽謀猷盛禮記王言如綽其出如綽音拂李本校謀作謨然閣本只作謀琴之周書作丹青步武親芳菲
謀爲是但謨古字作恭李涪刊誤曰舊作嘉謨今作嘉謀猶沈浮五音通也丹青步武親芳菲
含斧藻揚子晉未見斧藻其德若光景暢形神傍砌看紅藥謝眺中書省詩紅藥當階翻巡池詠白蘋柳惲爲吳興太
江洲採白蘋日落江南春多情懷酒伴懷或餘事作詩人倚玉難藏拙玉或作市吹竽久混真齊宣王好竽南郭先生坐慙守有江南曲云

空自老江海未還身

和武相公早春聞鶯元衡也元衡以元和八年三月自西川節度使拜相此篇與所和孔雀皆元衡拜相後追和其鎮蜀時作

早晚飛來入錦城華陽國志成都萬里橋南岸有錦城誰人教解百般鳴春風紅樹驚眠處似妬歌童作豔聲

太安池

闕○唐長安有大安宮大安亭而太安池未嘗載見豈安樂公主所鑿定昆池耶景龍中請昆明池中宗不與主怒自鑿定昆池延袤數里豈卽此池耶

遊太平公主山莊

諸本無此題唐本太安池下增闕字別出此題云晁本李謝本所校並同

公主當年欲占春故將臺榭押城闥押或作壓欲知前面花多少或作直到南山不屬人

晚春

誰收春色將歸去將歸或作歸將非是慢綠妖紅半不存作漫榆莢祇能隨柳絮等閑撩亂走空園

大行皇太后挽歌詞三首

此憲宗母莊憲皇后也樊本云諸本脫太字非是韋昭云大行者不反之辭天子皇后扇未有諡故稱大行

一紀尊名正后崩於永貞元年尊爲皇太一紀三時孝養榮王季日三○養移亮切高居朝聖主厚德載羣生

武帳虛中禁虛或作空漢霍光傳太后玄堂掩太平齊謝眺敬皇后哀冊文翠縉舒阜玄堂啓扉秋天笳鼓歇松柏徧山鳴

威儀備吉凶。文物雜軍容。配地行新祭。漢光武中元元年上文帝母薄太后曰高皇后配食地因山託故封起墳皇后合葬豐陵因山不
云故鳳飛終不返。列仙傳秦穆公女弄玉吹簫隨鳳凰飛去劍化會相從。晉張華劍化延平津事有天生神物終當合耳無復臨長樂宮。漢皇太后所居宮名空聞報曉鐘。報曉或帝謁原陵見太后鏡

追攀萬國來。警衛百神倍。畫翫登秋殿。禮喪服大記畫翫二注云漢制以木爲篋廣三尺高二尺四方兩角高衣以布○翫所甲切容衣入夜臺。記飾於綾緝而垂之。以云青質五色畫之謂此也。雲隨仙駁遠。風助聖情哀。助方作非是只有朝陵日。粧奩一暫開。漢明

奮中物感動悲涕

廣宣上人頻見過廣宣蜀僧元和中住良安國寺

寺有紅樓宣有詩名號紅樓集

三百六旬長擾擾。百或十不衝風雨卽塵埃。久慙朝士無裨補。慚一作爲空愧高僧數往來。學道窮年何所得。吟詩竟日未能迴。

天寒古寺遊人少。紅葉窗前有幾堆。

閑遊二首元和十二年春作公自中書舍人降右庶子云

雨後來更好。繞池偏青青。柳花閑度竹。菱葉故穿萍。江上燕子故來頻皆用此字獨坐殊未厭孤斟詎能醉。持竿至日暮。幽詠欲誰聽。茲遊苦不數。再到遂經旬。到或作至經或作兼萍蓋汙池淨。藤籠老樹新。林鳥鳴訝客。揚子雲傳安帝時丁傅董賢用事奚事九衢塵。

酬馬侍郎寄酒馬總

一壺情所寄，四句意能多。秋到無詩酒，其如月色何。

和侯協律詠筍侯喜也○或云公意專以譏時相自得時方張王至蛇虺首掀掀大抵言其挾勢植黨苞藏姦慝之狀如此豈李逢吉之謂耶是時裴度欲討蔡逢吉引其黨令狐

楚蕭俛等阻之公亦坐忤宰相意自中書舍人降右庶子

竹亭人不到，新筍滿前軒。乍出真堪賞，初多未覺煩。或作繁公律詩不重用韻成行齊婢僕環立比兒孫驗長常攜尺

愁乾屢側盆，對吟忘膳飲。偶坐變朝昏，滯雨膏腴溼。驕陽氣候溫，得時方張王。莊子所謂王長其間是也並去聲讀公與劉夢得蒲

張王字皆用挾勢欲騰騫，見角牛羊沒。看皮虎豹存，攢生猶有隙。散布忽無垠，詎可持籌筭。誰能以理言縱

橫公占地羅，列暗連根狂。劇時穿壁羣，強幾觸藩深潛如避逐。一作遠去若追奔始訝妨人路還驚入藥

園萌牙防寢大，覆載莫偏恩。已復侵危砌，非徒出短垣。身寧虞瓦礫，計擬揜蘭蓀。且歎高無數，庸知上幾

番短長終不校。先後竟誰論，外恨苞藏密。中仍節目繁，暫須迴步履。要取助盤飧。或作餐盤飧

地○穠上聲森森競塞門，戈矛頭戢戢。蛇虺首掀掀，婦孺咨料揅。子序且將料簡世所希有者

張滿列兒癡謁盡髡侯生來慰我。或作詩句讀驚魂屬和才將竭呻吟至日瞰舍亦可以日入言也○瞰他昆切

過鴻溝公從裴晉公平蔡元和十二年八月入汴過鴻溝作也漢四年劉項割淮以西爲漢以東爲楚地在滎陽東南二十里此下皆隨裴晉公伐蔡時

龍疲虎困割川原，億萬蒼生性命存。誰勸君王回馬首，真成一擲賭乾坤。

送張侍郎張賈時自兵侍爲華州閹本作侍御非

司徒東鎮馳書謁。元和十年正月加宣武。丞相西來走馬迎。元和十二年七月以宰相度爲淮西宣慰處置使。兩府元臣今轉密。一方逋寇不難平。

贈刑部馬侍郎

馬摠時副
晉公東征

紅旗照海壓南荒。徵入中臺作侍郎。

中襄或作
中非是

暫從相公平小寇。便歸天闕致時康。

奉和裴相公東征途經女兒山下作

或無奉字。女几山在河南府福昌縣三十四里。白樂天云晉公出討淮西過女几山下題詩云待平賊壘報天子莫指仙

山示武夫而
公此詩和云

旗穿曉日雲霞雜。雲一作紅。雜作集。○今按山倚秋空劍戟明。洪慶善云以我之旗况彼雲霞以彼敢請

相公平賊後。暫攜諸吏上嶧嶢。

郾城晚飲奉贈副使馬侍郎

馮李二員外或無奉字。馮李謂馮宿李宗閔也。閣本馮宿時以都官李宗閔時以禮部並從征。○郾音偃。

城上赤雲呈勝氣。眉閒黃色見歸期。幕中無事惟須飲。即是連鑣向闕時。

說文云鑣馬衡。云鑣補驕切。

酬別留後侍郎

或無酬字。蔡平命馬摠爲留後。

爲文無出相如右。司馬相如也。漢武帝擢馮先。

僖二十七年左氏晉文公作三軍謀。元帥趙襄子曰郤穀可。○郤穀音隙。穀音斛。

歸去

雪銷溱洧動。溱洧二水名。鄭在河南。洧在鄭。西來旌旆拂晴天。

同李二十八夜次襄城

李正封也。

周楚仍連接，川原乍屈盤。雲垂天不暖，塵漲雪猶乾。印綬歸台室，旌旗別將壇。欲知迎候盛，騎火萬星攢。

同李二十八員外從裴相公野宿西界

四面星辰著地明，散燒煙火宿天兵。不關破賊須歸奏，自趨新年賀太平。

過襄城

鄆城辭罷過襄城，潁水嵩山刮眼明。已去蔡州三百里，家人不用遠來迎。

宿神龜招李二十八馮十七龜下或有驛字汝州有神龜驛臺按九城志開皇初建李謂正封馮謂宿也

荒山野水照斜暉，啄雪寒鴉趁始飛。夜宿驛亭愁不睡，幸來相就蓋征衣。

次硤石諸本硤作峽今陝縣也地理志可考

數日方離雪，今朝又出山。試憑高處望，隱約見潼關。

和李司勳過連昌宮或作李二十八司勳無過字連昌宮在河南壽安縣之二十九里按志高宗顯慶三年置然詩落句云云疑爲明皇所作而元微之連昌宮辭大槩詠明皇帝或云開元中曾葺之耳公從晉公平淮西回過壽安而作

夾道疎槐出老根，高甍巨桷歷山原。宮前遺老來相問，今是開元幾葉孫。

次潼關先寄張十二閣老使君張賈○潼關在華州華陰縣界張閣老卽華州刺史也國史補云兩省相呼爲閣老

荆山已去華山來史記黃帝鑄鼎荆山下荆山在漢馮翊懷德縣華山太華也在華陰縣日出潼關四扇開出或作照刺史莫辭迎候遠，相

公親破蔡州迴。親或新

次潼關上都統相公都統謂韓弘也。○館本無此篇。關下謂韓弘也。○館本無此篇。後

暫辭堂印執兵權。盡管諸軍破賊年。冠蓋相望催入相。待將功德格皇天。

桃林夜賀晉公

元和十二年十二月壬戌以裴度守本官賜上柱國晉國公丙子以右庶子韓勣爲刑部侍郎考其年十二月丙辰朔壬戌則其月七日度以其月十六日方至自

蔡則前除命蓋在公未入朝之前故公詩夜賀晉公於桃林桃林在陝之靈宣縣云

西來騎火照山紅。夜宿桃林臘月中。手把命珪兼相印。一時重疊賞元功。

送李員外院長分司東都

李員外正封也。

去年秋露下。羈旅逐東征。今歲春光動。驅馳別上京。飲中相顧色。送後獨歸情。兩地無千里。因風數寄聲。

晉公破賊回重拜台司。以詩示幕中賓客。愈奉和或作晉公自蔡州入觀途中重拜云云因之。

南伐旋師太華東。天書夜到冊元功。將軍舊壓三司貴。相國新兼五等崇。鶩鷺欲歸仙仗裏。熊羆還入禁營中。長慙典午非材職。樂天作識蜀志謙周曰典午忽兮典司午馬也白得就閑官卽至公。

獨釣四首鈞或作杓坐厭親刑

侯家林館勝。偶入得垂竿。曲樹行藤角。平池散芡盤。音儉羽沈知食駛或作快縉細覺牽難聊取夸兒女榆條繫從鞍。

一逕向池斜。池塘野草花。雨多添柳耳。水長減蒲芽。車爲一說。公詩多此體。○今按坐厭與偷來爲對。亦自親切。又况坐厭乃常用之語。車蘇州云。坐厭淮南守。此類極多方从誤本。更爲曲說。不知語意之拙澁也。太平公事少。吏隱詎相賒。

獨往南塘上。秋晨景氣醒。露排四岸草。風約半池萍。鳥下見人寂。魚來聞餌馨。所嗟無可召。不得倒吾餅。廣信晁氏舊藏印本能作移亦作液。一云山谷所定。遠岫重疊出。寒花散亂開。所期終莫至。日暮與誰迴。

枯樹

老樹無枝葉。風霜不復侵。腹穿人可過。皮剝蟻還尋。寄託惟朝菌。依投絕暮禽。猶堪持改火。論語鑽燧改秋書令有改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冬取檀槐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也。未肯但空心。

元日酬蔡州馬十二尚書去年蔡州元日見寄之什

馬十
詩寄公次年元日公以此詩酬之

元日新詩已去年。蔡州遙寄荷相憐。今朝縱有誰人領。自是三峯不敢眠。峯或作冬。方从唐本云。華岳有守。蓋公西歸經從之路。馬詩必有所序。述今不可得而詳也。○今按此詩并題皆不

詠燈花同侯十一或作同侯十一。雪浪齋日記云。此詩極似少陵。

今夕知何夕。花然錦帳中。自能當雪暖。那肯待春紅。黃裏排金粟。史彥升曰。黃裏排金謂額間花鉢也。蜀人

沈約宋書漢制乘輿翠蓋黃裏所謂黃屋也諸本多引漢紀注實此義○今按漢制黃屋與此詩文意不同疑史說誤

欽頭綴玉蟲更煩將喜事來報主人公一作翁

祖席

前字舊注云以王涯刺袁州元和三年四月也公時在東都

得字

祖席洛橋邊親交共黯然野晴山簇簇霜曉菊鮮鮮書寄相思處孟銜欲別前淮陽知不薄本作陽用洪汲黯薄淮陽事以後詩有淮南字隨筆以誤也終願早迴船

秋字

淮南悲木落而我亦傷秋而或況與故人別那堪羈宦愁榮華今異路風雨苦同憂莫以宜春遠宜春卽

江山多勝遊

公自題此二詩後云兩詩何處好就中何處佳何處惡

送鄭尚書赴南海

鄭尚書名權

番禺軍府盛番音潘禹今之廣州○欲說暫停盃蓋海旂幢出連天觀閣開衙時龍戶集海亦謂之蠻戶也南上

日馬人來後漢馬援討蠻以數十人留於象林所鑄銅柱下南蠻呼爲馬留人見新史南蠻傳風靜鷁鷀去左氏祀爰居國語海島曰官廉蚌蛤迴

東漢孟嘗爲合浦太守珠復還貨通師子國師子國在南海中樂奏武王臺武或作越漢傳尉佗自稱南越武王事事皆殊異無嫌屈大才

答道士寄樹雞

樹雞木耳之大者東坡和陶詩

軟濕青黃狀可猜欲烹還喚木盤迴煩君自入華陽洞直割乖龍左耳來

採藥於華陽洞口見一兒手把茅子厚龍城志茅山道士吳縡

三珠戲於松下。綽從之奔入洞中。化爲龍。以三珠墳左耳中。綽厭其耳而失其珠。又馮贊靈仙錄。天罰乖龍必割其耳。

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

漢時依上古法。朝列以右爲尊。故謂降秩爲左遷。藍關卽秦之嶺關。在今藍田縣。

青瑣高議云。湘字清夫。姪也。落魄不羈。公勉之學。乃笑作詩。有

能開頃刻花之句。公曰。汝能奪造化。開花乎。湘遂聚土覆盆良久。曰。花已發矣。舉盆乃碧。花二葉間有小金字。乃詩一聯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公未曉詩意。湘曰。事久可驗。公後貶潮陽。途有一人冒雪而來。乃湘也。湘曰。公憶花上句乎。乃今日事也。公詢地名。卽藍關。再三嗟嘆曰。吾爲汝成此詩云。云西陽雜俎。亦載是事。獨不載湘名。然公逸詩有徐州贈族姪云。自言有奇術。探妙知天工。意亦若指是事。豈湘果有出世之學耶。筆墨聞錄云。此詩仁且有禮。非志仁義者不能也。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

州一作陽。元和十四年。公爲刑部侍郎。上表極諫佛骨事。帝大怒。將死。持示宰相崔羣。裴度。羣度力言愈忠願少寬假。以來諫諍。帝稍

解。乃責潮州刺史。欲爲聖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欲或作本。肯將或作豈將。又

作豈於朽。或作暮。惜一作計。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

馬不前。揜或作掩。○今按此詩於暮計揜四字皆不如今本之勝。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

左傳蹇叔曰。余收爾骨焉。

武關西逢流吐蕃

唐志。武關在商州商洛縣之東。公謫潮州自藍田入商洛於武關西見作。

嗟爾戎人莫慘然。戎或作胡。湖南地近保生全。作近地。我今罪重無歸望。直去長安路八千。

次鄧州界

潮陽南去倍長沙。戀闕那堪又憶家。心訝愁來惟貯火。惟一作誰。

眼知別後自添花。商顏暮雪逢人少。前漢書作誰。眼知別後自添花。商顏暮雪逢人少。前漢書引

洛水至商顏。下注商山。鄧鄙春泥見驛蹟。鄧鄙字見左之顏。醫人之顏額也。鄧鄙春泥見驛蹟。威公九年。早晚王師收海嶼。普將雷雨發萌芽。

題臨瀧寺臨瀧。韶州縣名。公前

不覺離家已五千。漢高帝紀提三尺取天下及韓安國傳本無劍字古固有如此未到吾能說。吾能或作人海氣昏昏水拍天作浪

晚次宣溪辱韶州張端公使君惠書敍別酬以絕句二章

或無辱端公絕句字詔去潮尚遠當在元和十四年夏作筆墨閒錄潮州以後

詩最哀深宣溪絕句等詩絕有味

韶州南去接宣溪。韶或作潮非是雲水蒼茫日向西。客淚數行元自落。

元或作先

鷗鵠休傍耳邊啼。

兼金那足比清文。那或安百首相隨愧使君。

百或作白

俱是嶺南巡管內。莫欺荒僻斷知聞。

題秀禪師房

橋夾水松行百步。松或作船竹牀莞席到僧家○暫參一手支頭臥。頭頤還把漁竿下釣沙○作晚或

將至韶州先寄張端公使君借圖經。或無端公字○此詩及下至韶州留別詩皆自潮移袁道中作。

曲江山水聞來久。恐不知名訪倍難。願借圖經將入界。每逢佳處便開看。

每或作亦

過始興江口感懷。韶州始興郡大歷十四年四月起居舍人韓會以罪貶韶州刺史公隨會而遷時年十四歲至是貶潮州道過始興所謂感懷也

憶作兒童隨伯氏。南來今只一身存。目前百口還相逐。舊事無人可共論。

韶州留別張端公使君。公量移袁州故云留別又曰公元和十四年正月以論佛骨貶潮州三月時也故云來往再逢梅柳新

來往再逢梅柳新。別離一醉綺羅春。久欽江摠文才妙。陳孔煥曰：江摠，華人也。自歎虞翻骨相屯。虞翻仕吳爲騎都尉。嘗云：自恨骨體都上獲罪。犯鳴笛急吹爭落日，清歌緩送款行人。諸本爭作催。款作感。唐本云：蜀本亦作爭。李云：二宋評已知奏課當徵拜。那復淹留詠白蘋。汀洲採白蘋。柳惲詩語。

量移袁州張韶州端公以詩相賀因酬之。或無端公因三字。或作量移袁州張韶州先詩見賀因酬之題語。凡四易義也。

明時遠逐事何如。遇赦移官罪未除。北望詎令隨塞鴈。管子鴈春秋南。北秋南。南遷纔免葬江魚。江原寧葬。中將經貴郡。

煩留客。先惠高文謝起予。暫欲繫船韶石下。

水經韶石對峙似闕。

郡志曰：上賓虞舜整冠裾。

次石頭驛寄江西王十中丞閣老。仲舒也。時仲舒自中書舍人出爲江南西道觀察使。公自袁還次石頭而作。按水經注：贛水西岸有盤石，謂之石頭，在豫章。

北郡

憑高試迴首。試迴或作迴馬。○今按平風江或默然都不語。應識此時情。一望豫章城。人由戀德泣。由或作猶。馬亦別羣鳴。寒日夕始照。風江遠漸平。

平作江風。

遊西林寺題蕭二兄郎中舊堂

蕭兄有女出家。○諸本遊作題。題作故。無兄字。及注蕭二存也。存少與韓會梁肅友善。惡裴延齡之爲人。奔官歸廬山。廬山今猶有

同遊大林題名。

中郎有女能傳業。中郎蔡邕也。其女文姬能誦憶父書無遺誤。

伯道無兒可保家。今按因話錄作無人可主家。伯道鄧攸也。攸棄己子而全兄子。卒以無後。時人哀之。曰皇

天無知鄧
偶到匡山曾住處。幾行衰淚落煙霞。舊隱空將衰淚對煙霞

因話錄作今日匡山過

自袁州還京行次安陸先寄隨州周員外

諸本如是。但以隨爲循方。从唐本云。自貶所蒙恩。袁州故官就新官也。公誌鄭僧墓曰。詔授司馬節度除其官爲工部尚書。與此同。周員外周君巢也。

時爲隨州刺史。以經由道里考之。作循非是。○今按諸本得之。唐本既顛倒重複。而方說又不

可曉。疑袁州字當在貶字上。或注在所字下。循州之辨。則

方得之。或本袁州下有除官二字。亦通。隨又作復。當考。則

行行指漢東。左氏漢東之大。隨爲大。當時喜笑言同。雨雪離江上。蒹葭出夢中。面猶含瘴色。眼已見華風。歲暮難相值。

酣歌未可終。

題廣昌館

館在隨州襄陽縣南

白水龍飛已幾春。

張衡東京賦。我世祖乃龍飛白水。

偶逢遺跡問耕人。

逢丘墳發掘當官路。或作道。

何處南陽有近親。

顯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

寄隨州周員外

隨復說已見上。或作循。或作

陸孟丘楊久作塵。

蜀本楊作陽。公與陸長源孟叔度丘顥同爲董晉幕客。故也。

同時存者更誰人。

金丹別後知傳得。

周好金丹巢論餌藥久壽書是也。乞取刀圭救病身。

本草云。刀圭者。十分之一。

酒中留上襄陽李相公

謂逢吉也。諸本作醉。中留別襄州李相公。

濁水汙泥清路塵。

曹子建詩。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還會同制掌絲綸。

逢吉以其年二月自舍人拜相。故云。眼穿長訝雙

魚斷選遺我雙鯉魚耳熱何辭數爵頻楊惲書云酒後耳熱銀燭未消窗送曙銷或作終或作金釵半醉座添春醉或作墜許彥周云退之此語殊不類知公不久歸鈞軸應許閑官寄病身

去歲自刑部侍郎以罪貶潮州刺史乘驛赴任其後家亦譴逐小女道死殯之層峯驛旁山下蒙恩還朝過其墓留題驛梁諸本只作題驛梁下有注字與此題少異今从唐本

數條藤束木皮棺草殯荒山白骨寒驚恐入心身已病扶昇沿路衆知難○昇音余繞墳不暇號三市子適齊子死葬於羸博之間既設祭惟聞飯一盤荆楚歲時記祭子封且號者三見禮記致汝無辜由我罪百年慙痛淚闌干

賀張十八祕書得裴司空馬張籍裴度也或作酬

司空遠寄養初成毛色桃花眼鏡明爾雅馬黃白雜毛曰駢注云今桃花馬也顏延之赭白馬賦曰雙瞳夾鏡音日著鞭能顧我之語故公落日已曾交轡語春風還擬並鞍行長令奴僕知飢渴須著賢良待性情旦夕公歸伸拜謝免勞騎去逐雙旌日去或作去騎裴詩有他

爾云

杏園送張徹侍御歸使侍郎無歸使字唐本云徹時以幽州判官趨朝半道有詔還之仍遷從張弘靖之請也杏園在長安城南其實徹已抵京但未朝見耳

舊傳云續有張徹
自遠使歸是也

東風花樹下送爾出京城久抱傷春意新添惜別情歸來身已病相見眼還明更遣將詩酒誰家逐後生

雨中寄張博士籍侯主簿喜

放朝還不報。半路蹠泥歸。半路一作夜半。○今按朝還無因至夜半作半路亦不可曉。雨慣曾無節。雷頻自失威。見牆生菌徧。憂麥作蛾飛。述異記晉太康歲晚偏蕭索。誰當救晉饑。左僖十三年晉

奉和兵部張侍郎酬鄆州馬尚書祇召途中見寄開緘之日馬帥已再領鄆州之作

張謂張賈馬謂馬撻諸本

有奉和二字被或作被別

來朝當路日。承詔改轅時。再領須句國。左傳僖公二十一年邾人滅須句杜預注須句在鄆之東平須昌縣西北○句音劬。仍遷少昊司月今秋之少昊蓋秋主刑而據加檢校刑部尚書故云暖風抽宿麥。清雨卷歸旗。石林詩話云蔡天啓言嘗與張文潛論韓柳五字警句文潛舉退之暖風抽宿麥清雨卷歸旗子厚壁空殘月皆集中第一賴寄新珠玉。長吟慰我思。

早春與張十八博士籍遊楊尚書林亭寄第三閣老兼呈白馮二閣老諸本無十八字唐本云白於陵之子嗣復也。白和詩只作楊舍人林池。○今按洪本第三作三弟云澄本自此然王沂言行錄記楊大年呼沂公爲第四廳舍人擬前世遺俗自有此等稱呼洪本或未必然而此所遊乃嗣復家林亭故特以詩寄之而并呈白馮也但未知三人者其次第又如何耳閣老二字按楊綰傳故事中書舍人年久者爲閣老云

牆下春渠入禁溝。或作渠冰初破滿渠浮。鳳池近日長先暖。流到池時更不流。更或

奉使常山早次太原呈副使吳郎中或無早字長慶元年七月成德軍大將王廷湊殺其節度田弘正以反詔公宣撫衆皆危之卽此行也公使鎮州吳丹以駕部郎中副行事詳本傳謂時雖已赦廷湊詔公以宣撫出使蓋明年二月云○唐子西曰公孫洪以董仲舒相膠西梁冀以張綱守廣陵李逢吉以韓愈使鎮州盧杞以顏魯公使李希烈其用意正相類然考之史公出使鎮在二月而逢吉三月始召爲兵部尚書六月始代裴度爲相子西云爾何也抑豈逢吉驗邪遂以公此行爲其所中歟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此之謂也。

朗朗聞街鼓。晨起似朝時。翻翻走驛馬。春盡是歸期。地失嘉禾處。書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作風嘉禾太原本晉地。卽唐叔之國也。風

存蟋蟀辭。

晉國風有蟋蟀詩刺昭公之儉

暮齒良多感。無事涕垂頤。

夕次壽陽驛題吳郎中詩後或作壽陽驛題絕句蜀本亦

注夕次字壽陽太原屬邑

風光欲動別長安。春半邊城特地寒。不見園花兼巷柳。馬頭惟有月團圓。

鎮州初歸

別來楊柳街頭樹。擺弄春風只欲飛。擺或作搖弄或還有小園桃李在。留花不發待郎歸。

唐語林云退之二侍妾名柳枝

絳桃初使王廷湊至壽陽驛絕句云云邵氏聞見錄孫子陽爲予言近時壽陽驛發地得二詩石唐人云退之有倩桃風柳二妓歸途聞風柳已去故云云後張籍祭退之詩云乃出二侍女非此二人耶長志曲江在城南昇道坊以其有流水屈曲謂之曲

同水部張員外曲江春遊寄白二十二舍人

或作同張水部籍游曲江寄云云白舍人樂天也長志曲江在城南昇道坊以其有流水屈曲謂之曲

江居易有和篇後世傳韓白無往來之詩非也

漠漠輕陰晚自開。青天白日映樓臺。天或曲江水滿花千樹。有底忙時不肯來。

和水部張員外宣政衙賜百官櫻桃詩

或作和張水部勑賜櫻桃詩

漢家舊種明光殿。洛陽宮殿籬曰漢有明光殿微音殿又曰顯陽殿前櫻桃六株微音殿前乾元殿前並三株炎帝還書本草經。

神農本草云櫻味甘益脾胃豈似桃

滿朝承雨露。共看傳賜出青冥。香隨翠籠擎初到。或作重色映銀盤寫未停映或作照食罷自知無所報。空然

慙汗仰皇局

早春呈水部張十八員外二首

閑本無此二首

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卻無。最是一年春好處。絕勝花柳滿皇都。花或煙

莫道官忙身老大。卽無年少逐春心。憑君先到江頭看。柳色如今深未深。

送桂州嚴大夫

同用南字題下或有赴任二字

○嚴謨也

蒼蒼森八桂。森八閣本作八月桂。或作樹。山海經。桂林八樹在禹東今番禺也。天台山賦。八桂森挺以凌霜。茲地在湘南。地閣本作樹。江作青羅帶。坡云退之詩江作青羅帶。子厚詩海上羣山似朝錠。子山如碧玉簾。梁劉孝威詩金簾臨鬢戶多輸翠羽家。自種黃甘遠勝登仙去。飛鸞不假驂。假或

奉酬天平馬十二僕射暇日言懷見寄之作

或無暇日言懷之作六字。元和十四年以馬摠爲鄆曹濮等州觀察使。十五年名其軍爲天平軍。就加檢

校尚書
左僕射

天平篇什外。政事亦無雙。威令如徐土。儒風被魯邦。劉夢得天平軍節度使廳壁記。惟鄆在春秋爲須句海岱及淮。惟徐州前漢以徐隸臨淮。則徐亦魯也。徐土魯邦字見詩常武闕宮之什。清爲公論重寬。得士心降歲晏偏相憶。長謠坐北窗。選劉越石詩引領長

誦

奉使鎮州行次承天行營奉酬裴司空

或有相公字。公之宣諭鎮州也。衆皆危之。元稹言於穆宗曰。韓愈可惜上悔。馳詔令毋徑入。公卒至。賊營麾其衆竝

之庭凌聽命出牛元翼之園東坡爲公作
潮州廟碑所謂勇奪三軍之帥者以此作

竄逐三年海上歸逢公復此著征衣旋吟佳句還鞭馬恨不身先去鳥飛。

鎮州路上謹酬裴司空相公重見寄

謹或奉

衡命山東撫亂師日馳三百自嫌遲風霜滿面無人識何處如今更有詩。
奉和僕射裴相公感恩言志或無字

文武成功後居爲百辟師林園窮勝事鐘鼓樂清時詩話云慶歷中西師未解晏元獻爲樞密使會大雪餘萬屯邊兵晏曰昔韓愈亦能作言語赴裴度會但云林園窮勝事鐘鼓樂清時不會如此作鬧擺落遺高論雕鐫出小詩自然無不可范蠡爾其誰或作爲范蠡

和僕射相公朝廻見寄或有裴字

盡瘁年將久公今始暫閑事隨憂共減詩與酒俱還放意機衡外收身矢石閒秋臺風日迴正好看前山。

奉和李相公題蕭家林亭逢吉也蕭氏在唐最盛稱嵩華復俛眞倣遇凡八葉宰相嵩第在城南布政坊見長安志

山公自是林園主山簡晉永嘉中爲襄陽守岘山有佳園池歎惜前賢造作時巖洞幽深門盡瑣不因丞相幾人知

奉和杜相公太清宮紀事陳誠上李相公十六韻或作杜相公太清宮十六韻紀事陳誠上李相公元頴也長慶元年二月拜相李相公逢吉也長慶二年六月拜相太清宮玄元皇帝廟也

未耜興姬國。后稷以農事開國。故云
未耜興姬國也。姬周姓。輜櫟建夏家。書益稷禹曰。予乘四載。孔安國謂泥乘轎。山乘轎。在
真皆齒列。天寶元年親享玄元皇帝于新廟。以莊子爲南華真人。文子爲
爲玄元真像。喪冕之服當辰南面。元陽月時之首。爾雅十日。雅作筵。炬坼金葩。紫
極觀忘倦。青詞奏不譁。本朝景靈宮天興殿祝以酒果用唐制也。嘈囂宮夜闌。相如曰。聲噲咤。張衡東京賦
才曷切。搗陸瓜切。樂味陳奚取。味或作名。香薦孔嘉。垂祥紛可錄。俾壽浩無涯。貴相山瞻峻。清文玉絕瑕。
代工聲問遠。其代之攝事敬恭加不攝。皎潔當天月。歲蕤捧日霞。歲或作萎。今从蜀本唱妍酬亦麗。俛仰但稱
嗟。亦或作匪。唱謂李杜。稱嗟公自謂也。

卷十一

雜著

原道

淮南子以原道首篇。許氏箋云。原本也。公所作原道原性等篇。史氏謂其奧衍宏深。與孟軻
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誠哉是言。東坡嘗曰。自孟子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古人。其斷然
曰。孟子醇乎醇乎。荀與揚也。持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非有見識。豈千餘年後。便斷得如
此。明伊川亦曰。退之晚年作文。所得甚多。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分
道。鑿空撰得。必有所見。二先生之論。豈輕發者哉。山谷嘗曰。文章必謹布置。每見後學多告以原
道。命意曲折。後以此槩求古人法度。如老杜贈韋。見素詩布置。最得正體。如官府甲第廳堂房。

室各有定處不可亂也。韓文公原道與書之堯典蓋如此。石介守道曰：孔子之易春秋自聖人以來未有也。吏部原道原性原毀行難禹問佛骨表靜臣論自諸子以來未有也。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楊誠齋曰：道德之實非虛也。而道德之位則虛也。韓子之言實其虛者也。其曰仁與義爲定名。又曰晉之所謂道德者合仁與義言之也。而後道德之虛位可得而實矣。張無垢曰：此正是退之闢佛老子平日談道德乃欲趨提仁義一味自虛無上去。曾不知道德自仁義中出。故以定名之實主要害處。老子平日談道德乃欲趨提仁義一味自虛無上去。曾不知道德自仁義中出。故以定名之實主張仁義在此二字。既言行仁義後必繼曰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亦未始薄道德也。特惡佛老不識仁義。卽是道德。故不得不表出之。楊龜山曰：韓子意曰：由仁義而之焉。斯謂之道充仁義而足乎已。斯謂之德。所謂道德云者仁義而已。故以仁義爲定名。道德爲虛位。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仁義性所有也。則捨仁義而言道者固非也。道固有仁義而仁義不足以盡道。則以道德爲虛位者亦非也。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子下或有仁義而仁義不足以盡道。則以道德爲虛位者亦非也。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子下或有星。○今按韓公未必用戶子。彼以煦煦爲仁。○煦音子。子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語。正使用之作罪。亦非文意。○煦音子。子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或無其所謂德四字。非是。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公言私言下或皆有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墨下諸本有不入于。入于彼。必出於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必上或有則字。主或作王。○今按作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魏梁隋之間。或無黃字。晉魏梁隋諸本作晉宋齊梁魏隋文苑作晉梁魏隋。其言蜀本作魏晉宋梁齊方从閩杭本云南舉晉梁北舉魏隋也。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墨。則入于老。則入于佛。墨則入于老二語。入于彼。必出於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必上或有則字。主或作王。○今按作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子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子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

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云爾諸本嘗下有師之字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道或無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后爲之衣飢然后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后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壹鑾鑾或作涇或作埋按史記賈誼傳獨埋鑾其誰語漢書作壇鑾壇當作壇集韻音咽壇鑾不得淮也平入聲通用涇與壇亦音義同也作壇字則非○今按字書夢壇吉凶在壇中不得泄也卽今之氤氳字壇涇古蓋通用故漢書但作壇耳爲之政以率其怠勸爲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或無權衡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作搘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致之或作致其非是麻絲或作絲麻篇內並同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臣不字下諸而致之民四字而句下有則失其所以爲臣一語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

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名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名下或有難字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事下或有雖字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其言或作之言飢之或作飢而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尹彥明曰介甫謂退之正心誠意將以有爲非是蓋介甫不知道也正心誠意便休節是釋氏也正心誠意乃所以將有爲也非韓子不能至是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一作國家天下句下或有者字皆非是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進上或有夷而字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告而爲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文或作書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果蔬或作蔬果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或無而字下或無其字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名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何上或無也字

○今按曰斯道也何道也是問詞而曰斯音所謂道也以下乃答語也斯道也何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傳焉或問張無垢曰湯學於伊尹韓愈乃謂其傳自禹揚雄自比孟子是得其傳者而愈以謂軻死無傳傳焉何也先生曰禹之道堯舜之道也伊尹得以授湯置伊尹而言禹亦無害也揚雄雖自比孟子而愈以小疵譏之其言苟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而健於言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何而或作何其○今按此句復是問詞其下乃答語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縲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廢其亦庶乎其可也道德爲虛位而斥佛老與揚墨同科豈爲知道哉韓愈工於文者也張芸叟曰張籍嘗勸愈排佛老不若著書愈亦嘗以書反復之既而原道原性等篇皆激籍而作其原道也大抵言教其原性也大抵言情云云子由所云釋氏柳子厚在當時於途僧浩初序已有此論而芸叟指謫紛然蓋少作也今其畫墁集刪之矣學者其審之

原性一作性原○今按原道原人原鬼之例作原性爲是又此五原篇目既同當是一時之作與兵部李侍郎書所謂舊文一卷扶樹教道有所明白者疑卽此諸篇也然則皆是江陵以前所作程子獨以原性爲少作恐其考之或未詳○孟子言人性善荀子言惡揚子言善惡混公乃作原性取三者而折之以孔子之言其說有上中下之殊於是說者紛然李習之則置孟荀揚之論本中庸作復性書三篇皇甫持正則作孟荀言性論而謂孟子之言合經爲多杜牧之則作三子言性辨而謂荀言人之性惡比二子高得多其論不能相一致王荊公作原性則又曰太極者五行之所以生而五行非太極也性者五常之太極也而五常不可以謂之性此吾所以異於韓子太極生五行然後利害生焉性生情有情然後善惡形焉而性則不可以善惡品言也此吾所以異於孟苟其論益相勝矣白雲湜郭氏曰唐自韓愈之後言性者皆出其下李翱之論謂孟荀楊殊趨而一致又爲韓子三品

之論皆無去取杜牧之言愛惡生而自能爲性之根惡之端其荀氏徒歟本朝言性者四家司馬公謂揚子兼之王荊公謂揚子之言似矣蘇氏亦曰揚雄之論固已近之亦多蔽於雄之學獨程氏言孟子性善乃極本窮原之理又謂荀揚不知性故舍荀揚不論郭氏之論盡矣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情者七而其或皆無而字性者情曰何也或無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方从閣杭蜀本云禮信去仁居中而行理皆可通但竊意諸本語陳而韓公亦頗尙異恐方本或得之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行於方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一也而并屬下句云一謂仁也言不行之中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悖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少存乎仁則少畔乎仁蜀本倒一也二字杭蜀反皆作及非也○今按也一二字當从蜀本而以也字屬上句一字屬下句方及諸本皆非也方以一爲仁亦非是此但言中人之性於五者之中其一者或偏多或偏少其四者亦雜而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悖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不純耳反字則方得之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無字非是之情之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其中或作之中非是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上或有情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與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其中或作之中非是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上或有情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與句絕者皆非左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語勢亦相似叔魚之生也諸本多作歟善惡下又有歟字○今按二與字皆當讀如字而爲句首猶言及也作歟而爲句絕者皆非左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語勢亦相似

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國語叔魚生其母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焉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昭二十八年左傳叔向生子伯石。叔向之母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俄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爲大戚。或無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宣四年左氏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滅若敖氏矣。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大字。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巍巍然。見詩生民。○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或無母字。母不憂等事見國語。既生也。傅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爲姦。瞽叟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爲聖。人之性善惡果混乎。聖下或有人之性。上或無其字。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教或作學。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性下或有情字。曰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也者。奚言而不異。言也者或無也字。○今按此篇之言。適苟揚遠甚。其言五性尤善。但三品之說太拘。又不知性之本善。而其所以或善或惡者。由其稟氣之不同爲未盡耳。

原毀或作毀原

說已見上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此孔子所謂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意。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爲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爲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爲舜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顏淵曰。舜何人也。余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文。聞古之人有周

公者其爲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爲周公者責於己曰方从閣本無求其所以四字只作責於己爲周公者○今按閣本不成文理而方从其所以爲周公者而爲之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身者重以周乎身或作已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爲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爲藝人矣善或作是取其一不責其二責或作取卽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爲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或無此字非是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上或有今之君子則不然或無則不然字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難於爲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是字其身者已廉乎其身或作於己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身或作於己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己也是之或作如雖然爲是者有本有原原上或無有字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常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應下或無是字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

是強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已.此下或無世字.非是已.或作矣.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作或作仕.或作

原人仁或作

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其兩閒者謂之人.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於下.草木山川皆地也.命於其兩閒.夷狄禽獸皆人也.曰然則吾謂禽獸人可乎.曰非也.人可上或指下或有字.指山而問焉曰山乎.指山之一草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則不可.或無三字.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或無地道亂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得其情.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爲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仁或作人.非是.

原鬼

李石曰退之作原鬼與晉阮千里相表裏至作羅池碑欲以鬼威獨八是爲子厚求食也送窮文雖出游戲皆自叛其說也退之以長慶四年寢疾帝遣神召之曰骨蘊國世與韓氏相

仇欲同力討之天帝之兵欲行陰誅乃更藉人力乎當是退之數窮識亂爲鬼所乘不然平生強聒至死無用

有嘯於梁於梁於堂下.從而燭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有立於堂.從而視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形.有觸吾躬.從而執之.無得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與形.安有氣鬼無聲與形上或有鬼無氣三字非是.曰鬼無聲也.無形也.無氣也.果無鬼乎.曰有形而無聲者.物有之矣.土石是也.有聲而無形者.物有之矣.風

霆是也。有聲與形者，物有之矣。人獸是也。無聲與形者，物有之矣。鬼神是也。李石曰：公子彭生託形於豕，晉文公託聲如牛。韓子謂鬼無聲與形。曰：然則有怪而與民物接者何也？曰：是有二。有鬼有物，或有怪或作見怪；二下或有說字，而無有鬼有物四字，漠然無形與聲者，鬼之常也。民有忤於天，有違於民。上民字一作人。下民字或作時。有爽於物逆於倫，而感於氣，於是乎鬼有形於形，作有託，有憑於聲以應之，而下殃禍焉。皆民之爲之也。爲下或有說字，而無之字。其既也，又反乎其常。曰：何謂物？曰：成於形與聲者，土石風霆人獸是也。反乎無聲與形者，鬼神是也。反乎或作其非是。不能有形與聲，不能無形與聲者，物怪是也。或無不能，有形與聲六字，故其作而接於民也無恆。故有動於民而爲禍，亦有動於民而爲福。本或先言爲福。按左氏國語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問諸內史過對曰云云，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夏之興也，祝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聆隧。商之興也，檮杌次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鸞鸞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于郿。郿，民而爲禍福。其斯之謂歟？亦有動於民而莫之爲禍福，適丁民之有是時也。作原鬼。閻蜀辟○今按古書篇題多在後者，如荀子諸賦正此類也。
但此篇前已有題，不應複出，故且从諸本存作字。

行難行下孟切。○公與祠部陸參貞外書，在貞元十八年。此篇參自越州召拜祠部員外郎，豈在前歟？參字公佐云。

或問行孰難曰：捨我之矜，從爾之稱，孰能之？曰：陸先生參何如？按李習之集，參作侈。曰：先生之賢聞天下，是是非非，聞下或有於字。貞元中，自越州徵拜祠部員外郎。京師之人日造焉，閉門而拒之，滿街愈嘗往間客席，嘗或作作問客，或作賓席。先生矜語其客曰：某胥也，某商也。其生某任之，其死某誅之。某與某可人也。可或从閻杭，任詛此人復自疑於有罪，則頗有薄其門地之意，而以薦引之力，自然多者，恐須作何字。語勢乃協，更詳之。

與誅也非罪歟皆曰然過曰上或有應字愈一作畢。任而或作之。謀一作任而或作謀。任而或作與。先生曰否吾惡其初去聲不然任與誅也何尤。愈曰苟如是先生之言過矣。昔者

管敬子取盜二人爲大夫於公。禮記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爲公臣曰。

其所與由辟也可人也敬子仲之謚也

趙文子舉管庫之士七十有餘

家禮記趙文子所舉於晉國

夫惡求其初○惡先生曰不然彼之取者賢也。愈曰先生之所謂賢者大賢

歟抑賢於人之賢歟齊也晉也且有二與七十而可謂今之天下無其人邪。而可上或有焉字。

先生之選人也已詳先生曰然愈曰聖人不世出賢人不時出千百歲之間儻有焉。聖人賢人人或皆作之或并有

百年不幸而有出於胥商之族者先生之說傳吾不忍赤子之不得乳於其母也。先生曰然無於字他日

又往坐焉。坐字先生曰今之用人也不詳位乎朝者吾取某與某而已在下者多于朝凡吾與者若干人。

愈曰先生之與者盡於此乎其皆賢乎抑猶有舉其多而缺其少乎。或無其皆賢乎四字缺或作沒少或

此言人之才或不全備姑舉其可取之多而略其可弃之少也。先生曰固然吾敢求其全正不敢必求全才之意而下文韓公又以太詳

而不早責之殊不可曉當更考之。愈曰由宰相至百執事凡幾位由一方至一州凡幾位先生之得者無乃不足充其位

邪。其位下或不早圖之一朝而舉焉今雖詳其後用也必粗且微字非是○粗驅徂切先生曰然子之言

孟軻不如。文錄作退語其人

對禹問孟子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

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云云公乃設問而爲之答且曰孟子之心以爲聖人不苟私於

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大抵孟子之說主天命而公以人事言之爾其致一也。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賢不及於堯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利一作慮曰然則堯舜何以不憂後世曰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傳之堯舜也無其人慮其患而不傳者禹也無人下或有而不傳三字不傳舜不能以傳禹堯爲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爲不知人堯以傳舜爲憂後者或作不得如己者非是舜不能以傳禹堯爲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爲不知人堯以傳舜爲憂後世禹以傳子爲慮後世曰禹之慮也則深矣慮下或有民字傳之子而當不淑則奈何曰時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天之生大聖也不數其生大惡也亦不數音朔上同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莫上或無人字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受其亂或作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桀亦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可待而傳也待或作得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諸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諸或作之守法或从閭作法守非是曰孟子之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曰孟子之心以爲聖人不苟私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

雜說四首或作三首其一

龍嘯氣成雲有之字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茫窮乎玄閒有而字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上汨陵谷○汨音骨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爲靈也或从閭本作雲非是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

爲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歟。弗或作不
或無信字非是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也。易曰：雲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

善醫者不視人之瘠肥。有下或人字察其脈之病否而已矣。善計不可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亂而已矣。綱下或無之字理亂或作亂否。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脈也。紀綱或作綱紀脈不病，雖瘠不害。脈病而肥者死矣。通於此說者，其知所以爲天下乎。所以闇夏殷周之衰也。諸侯作而戰伐，日行矣。作僭傳數十王而天下不傾者，紀綱存焉耳。秦之王天下也，無分勢於諸侯，聚兵而焚之。傳二世而天下傾者，紀綱亡焉耳。世或作帝是故四支雖無故，不足恃也。脈而已矣。四海雖無事，四海或作天下不足矜也。紀綱而已矣。憂其所可恃，懼其所可矜。善醫善計者，謂之天扶與之。諸本或無天字扶或作持。○易曰：視履考祥。善醫善計者爲之。計或無善字。

談生之爲崔山君傳。談生者，談姓不知其名或作云而無爲字，非是。稱鶴言者，豈不怪哉？然吾觀於人，其能盡其性而不類於禽獸異物者希矣。將憤世嫉邪，長往而不來者之所爲乎？昔之聖者，聖者或作聖人或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鳥者。鳥閻作馬或云戶子禹長頸鳥喙閻本訛也其貌有若蒙俱者。荀子仲尼之狀，面如蒙俱注云方音其首有若牛者。其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邪？卽有平脣曼膚。楚詞平脣曼膚何以肥之顏如渥丹，美而很者，貌則人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邪？貌或作面貌上或有其字禽下或無獸字，邪或作也。列子包犧女媧神農夏后氏蛇身人面，牛尾虎鼻，皆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人之德。夏桀殷紂晉桓楚穆。

狀貌七竅皆同而有禽獸之心。公意亦如此耳。然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其行事之可否爲不失也。或从闇杭無可否字。非是怪神之事。

孔子之徒不言余將特取其憤世嫉邪而作之故題之云爾。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或無下千里字。故雖有名馬。祗辱於奴隸人之手。或無下人字。驕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食馬上或有今之字。而食下疑脫一石字。

馬也。或無也字。且欲或無且字。且或作而字。○今按且恐當在等字下。

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

二無字下諸本皆有良字。闇杭本皆脫其真無馬邪五字。知或作識也字皆作邪。

讀荀

下或有子字。○荀卿名況。趙人齊襄王時爲稷下祭酒。避讒適楚。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春申君以爲蘭陵令。

謂子思孟軻略法先生而不知其統。其性惡篇謂人之性惡。

禮義生於聖人之僞。此其抵牾不合於道而公所欲削者歟。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爲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揚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歟。雄下或有也有字。聖人之道不傳于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其下或有所能字。紛紛藉藉相亂。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于秦黃老于漢。黃字或無。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揚雄氏而止耳。或作矣。一無揚雄氏而止耳一句。及得荀氏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粹。時下或有有字。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乎。抑下或

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去之故詩書春秋無疵下或無黜字去是楊或作雉非是○伊川曰苟卿才高而其言多過子雲才短而其言多失然皆未免夫駁者也退之以大醇歸之蓋韓子待人以恕

讀鶡冠子西漢藝文志有鶡冠子一篇其下鑑云楚人居深山以鶡鳥羽爲冠而唐志云鶡冠子三卷豈漢時遺缺至唐而全耶漢唐皆以爲道家者流公謂其辨施於國家功德豈少

而柳子厚作辨鶡冠子則曰得其書而讀之

鶡冠子十有九篇其詞雜黃老刑名九方作六云今鶡冠子自博選至武靈王問凡十九篇此只云十六篇未詳○今按方蓋不見或本已作九也或無雜字非是其博選篇博選篇云道有四稽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四曰命人有五至人遇時援其道而施於國家功德豈少哉遇下或有其字學問篇子第二篇稱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者音義同余三讀其辭而悲之文字脫謬爲之正三十有五字乙者三減者二十有二注十有二字云減或作減注

讀儀禮儀禮十七篇周之舊典漢高堂隆生所傳者也此外又有三十九篇河間王獻之遺巫蠱倉卒之難竟不施行今亡矣唐明經有三科儀禮其一也今書具在凡十七篇

余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于今者蓋寡其或作且沿襲不同復之無由考于今誠無所用之云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尚有可取况聖人之制度邪存上或無之字家或作說尙下或無有字於是掇其大要奇辭奧旨著于篇學者可觀焉或無字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揖

讓于其間。嗚呼盛哉。

讀墨子

墨子名翟宋大夫漢藝文志云著書七十一篇今存者十二篇有節用兼愛尚賢明鬼神

非命尚同等諸篇明鬼神在尚同篇中無別篇也

世之學者因臨川王氏詩有孔墨必相用自古寧有此之語意謂孟子排楊墨公排釋老自比孟子不當有相用之說然學者必知孟子歸斯受之之意然後識公讀墨之旨云伊川先生曰或問退之讀墨一篇如何曰此一篇意亦甚好但言不謹嚴便有不是處至若言孔子尙同兼愛與墨子同則甚不可也

儒譏墨

以上同

兼愛上

賢明鬼

子

本書及漢藝文志當作上

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

不非其大夫

荀子子

大夫練而牀禮歟

子不答以告子貢子貢

春秋譏專臣

不上同哉

孔子泛愛親仁

以博施濟衆爲聖

不兼

愛哉

孔子賢

以四科進襲弟子

疾歿世而名不稱

不上賢哉

孔子祭如在

譏祭如不祭者

曰我祭則受

福不明鬼哉

儒墨同是堯舜

同非桀紂

同修身正心

以治天下國家

奚不相悅如是哉

余以爲辯生於末

學各務售其師之說

非二師之道

本然也

孔子必用墨子

墨子必用孔子

不相用

不足爲孔墨

列子云孔

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

古語云墨翟突

不及黔

孔丘席不及煖

孟子以前皆以孔

墨並稱

亦大賢

孟子特以其非中道

其流不能無弊

故闢之耳

藝文志曰墨家者

流蓋出於清廟之守

茅屋采椽

是以貴儉

孟子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尚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

以尚同此其所長也退之讀墨

蓋出於此莊

孟荀禰之論

皆斤其所短也

又嚴有翼曰墨子之書孟子疾

其兼愛無父力排而禽獸之其言曰楊墨之道不著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今退之

謂孔子必用墨子必用孔子抑何乖刺如是耶若以孔墨爲必相用則孟子距之爲非矣其與孟簡

不齊則又取孟子距楊墨之說以謂向無孟氏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推尊孟子以爲其功

在禹下意以已之排佛老可以比肩孟氏也殊不知言之先後自相矛盾可勝其說哉

卷十二

雜著

獲麟解爾雅曰麟醫身牛尾一角獲麟事見春秋魯哀公十四年元和七年麟見東川或疑公因
作解此而作解然李翱嘗書此文以贈陸修曰韓愈非茲世之文古之文也其詞與意達則孟
軻旣沒亦不見其有過於斯者修死於貞元十八年則此文非元和

聞作也○今按此文有激而託意之詞非必爲元和獲麟而作也

麟之爲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書或作載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爲祥也然麟之爲物不畜於家不恆有於天下其爲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鹿之狀或無之字皆非是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爲麟也角者吾知其爲牛鬚者吾知其爲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爲犬豕豺狼麋鹿下或有也字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爲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之果不爲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爲麟者以德不以形也下或有也字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宜下或有也字或有哉字無麟而若麟之瑞春秋之作實有麟而非麟之時

師說柳子厚答韻爲師愈以是得狂名又報嚴厚與書云僕才能勇敢不如韓退之故不爲人師人之所見有同異無以韓責我余觀退之師說云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其言非好爲人師者也學者不歸子厚歸退之故子厚有此說耳

古之學者必有師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闡本無此五字非是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

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二字庸或从闔杭作豎或井有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存一作資。或無也字。嗟乎。嗟上或有是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且或作已。下或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其皆出於此乎？一作矣。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非上或有也字。方云讀音豆周禮天官注徐邈讀馬融笛賦作句投徒鬪切何休公羊序失其句讀不音山和黃冕仲詩只从如字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間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似一作類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盛或作大按官語見中庸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或作鄙之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怪也歟！無其字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絕句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至周間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史記曰孔子學鼓琴於師襄子左氏傳曰郯子來朝孔子問少昊氏以鳥名官之故○萇音長郯音談國名也方無孔子師郯子五字而以萇是。○今按孔子見郯子在適周見萇弘老聃之前而聖人無常師本杜氏注問官各語故此上句既敍孔子所師四人而再舉郯子之徒則三子在其中矣方氏知當存孔子師字而不知當并孔子曰三人行則上郯子二字乃以下郯子二字屬上句讀之而疑郯子之下更有敷子二字訛矣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子下有曰字方从杭本云論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故上或無是字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九年進士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學上或

無下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進學解進學解出於東方朔客難揚雄解嘲而公過之孫樵所謂韓文公以進學解窮者此也孫
捕長蛇不施轄勒騎生馬急不得暇莫不捉搦據本傳云再爲國子博士旣才高數黜官又
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喻執政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元和八年三月二十三日也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作召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
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峻良峻或作必峻或作俊古文尚書俊皆作公佗文石本多用峻字新舊史同上占小善者率以錄去聲名一藝者無
不庸爬羅剔抉爬或作把○爬蒲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
之不明不能非是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旣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余哉弟子事先生于茲
有年矣○今按此文恐非職方左遷時作說見下三年博士注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作吟手不停
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記或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作燒恒兀
兀以窮年兀或作矻矻先生之業可謂勤矣有於字能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不苴呂氏春秋
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有字沈浸釀郁作醞含英咀華味存于胸中則益矣韓子曰沈浸釀郁會
英咀華正謂此揚子雲解難○解呼訶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障或作停禮記
○咀在呂切作爲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姚姒舜禹姓○姒徐里切渾渾無涯無或作亡或作之非是易子曰庚
周誥殷盤佶屈聱牙聱廣雅謂不入人語也佶屈聱牙皆艱○佶其乙切厥求勿切聱牛交切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

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遇或作進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平聲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顯或作洎，舊史四句皆無而字。猶且月費俸錢，俸或作奉，歲靡廩粟。靡音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從才用切，或作而非是。安坐而食，踵常途之促促。諸本多作役役，促音覲，公張署墓誌，抑首促促就食與此同。史記申屠嘉、媿、廉謹、媧與促音義通，集韻下二字皆出窺陳編以盜竊，編或作篇。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非其幸歟。或無其字，或作此非其利哉。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亡，計班資之崇庳。庳音下也。呂氏春秋謂庳乎真節之不庳也。忘己量之所稱，已量或作量已。非是○稱去聲。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爲楹。莊子求狙猴之杙者斬杙，杙柱也。杙小而楹大，故公以杙自喻。太元經亦曰：山川福庫而嵩高。○庫音卑，忘下或有不字。本草昌蒲一名昌陽，作不以者非是。忘而矯高。忘音紫，矯許豈切，又音楚。○杙音紫，矯許豈切，又音楚。

希

本政周衰文弊，老子之徒莊周唱爲太古之說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焚符破璽，而民樸鄙，剖斗折衡而民不爭。殲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公於原道篇既詳辨而排之矣，至是又作本政云。

周之政文既其弊也。其或作有，或無其字。○今按猶言既而弊矣，既字又似及字。後世不知其承大敷古先，遂一時之術以明示民。遂作逐，民始惑教。百氏之說以興，其言曰：天下可爲也。彼之政仁矣，反於誼。此之政敬矣，戾於忠。何居我其周從乎？何居或無何字，或無居字，我或作吾。○今按何居準禮弓，此篇僻澁必其少作今，或有所未通，闕之可也。周不及殷，其殷從乎？曰夏曰虞，曰陶唐，曰三皇。氏曰：遂古之初，暴孽情飾淫志。孽或作泰。○枝辭琢正，紛紊糾射，以僻民和以導民亂，嗚呼！道之

去世其終不復矣乎長民者發一號施一令民莫不愀然非矣○或無後字暨或作憐芳尾切謂不可守遽變而從之譬將適千里及門而復後雖矻矻決不可暨或無後字暨或作憐芳尾切原其始固有啓之者也聞於師曰古之君天下者化之不示其所以化之之道及其弊也易之不示其所以易之之道政以是得民以是淳其有作者知教化之所繇廢抑詭怪而暢皇極怪或作類伏文貌而尙忠質茫乎天運宵爾神化道之行也其庶已乎

守戒

唐自安史亂後河南河北地裂爲七八蔡在當時最爲近地成德淄青連結爲援所謂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屈強之間而不知爲之備者此公守戒之所以作終之曰如之何而備之曰

在得人及裴度平蔡而公之言驗太和閒杜牧作守論亦公遺意歟

詩曰大邦維翰書曰以蕃王室諸侯之於天子不惟守土地奉職貢而已固將有以翰蕃之也今人有宅於山者知猛獸之爲害則必高其柴榦而外施窖穿以待之木或云籬也欄也字當从櫛○窖徒敢切穿懲井切宅於都者知穿窬之爲盜則必峻其垣牆而內固局鑄以防之○鑄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智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屈強之間屈或作彊○屈渠勿切而不知爲之備噫亦惑矣野人鄙夫能之野下或無二字而王公大人反不能焉豈材力爲有不足歟之字○今詳文勢疑爲字衍材力不足者次之足下或有不足爲者放此非是不足爲者敵至而不知莫大於不足爲句下或有而不爲三字○今詳文勢材力不足者次之爲字非是不足爲者敵至而不知公大人反不能焉豈材力爲有不足歟之字○今詳文勢疑爲字衍蓋以謂不足爲而不爲耳天下之禍材力不足者先事而思則其於禍也有閒矣彼之屈強者帶甲荷戈不知其多少其縣地則千里而與我壞地相錯與上或無而字無有丘陵江河洞庭孟門之關戰國策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漳滏其閒又自知其不

得與天下齒。朝夕舉踵引頸。或作領冀天下之有事。以乘吾之便。此其暴於猛獸穿窬也甚矣。嗚呼。胡知而不爲之備乎哉。貢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士也。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貢育古之勇士。舉干鈞。○貢音奔。魯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關雅雞大者曰蜀莊子庚桑楚篇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之矣向氏註云越雞小雞也。魯雞大雞也。今蜀雞也。○按公上下文考之。蜀雞當作越雞。今夫鹿之於豹。非不巍然大矣。於或作與非是。然而卒爲之禽者。爪牙之材不同。猛怯之資殊也。曰。然則如之何而備之。曰。在得人。

坊者王承福傳。坊或作榜。坊音烏。左傳坊人以時墳館宮室杜注。坊人塗者題語正本此說不當用榜字。○今按論語作榜。

坊之爲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爲京兆長安農夫。或無天寶之亂。發人爲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勳。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鋟衣食。鋟榜具附釋謂。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當謂所直。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坊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偏爲。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方從閭杭本以生。或作以出令。○今按所以出令與原道意同。似當从之。然詳上文有三生字。故此言君者理我之所以生者。正承上文而言也。若作出令。上下文意皆不協矣。今當以方本爲正。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也字非是。任有小大。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捨鋟。一日捨鏹。或作捨鏹。一日夫鋟。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

而有智也。智上或無有字。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爲而無愧者取焉。特或作故。孟子道許行之言。又彭更問士無事而食不可也。二章。孟。嘻。吾操鎧以入貴富之家有年矣。入下或有於字。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爲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爲墟矣。問之其鄰。問下或無之字。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死上或無曰字。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忘其事而得天殃者邪。下或有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爲之者邪。知其不可擇其才能字。蜀本能上又有強字。或从閻本作知已之不可能。又無強字。○今按此數本語意皆與上文不下耳。今參取二本。定爲知其不可而強爲之。則其上下文之義皆暢矣。將貴富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邪。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以下或有字。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問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爲也。過多其爲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邪。楊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楊之上或有然字。非是。而夫人以有家爲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畜或作蓄。其肯勞其心以爲人乎哉。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亡或作忘。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爲之傳。而自鑒焉。鑒或作覽。或作覽。今疑自鑒。

五箴五首并序

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是無勇也。或無字。余生三十有八年。本云洪樊辨證詳矣。髮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二於字或並作于。其不至於君子而卒爲小人也。昭昭矣。作五箴以証其惡云。

游箴

余少之時。將求多能。蚤夜以孜孜。余今之時。旣飽而嬉。蚤夜以無爲。余方從閩杭蜀本並作于。云左傳子曰也。民生之不易。于勝之不可保。杜注于似况下文有嗚呼余乎。則此于字皆是余字明矣。嗚呼余乎。其無知乎。無乎字。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乎。

言箴

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烏或作焉。知言之人。默焉而其意已傳。焉或作然。幕中之辯。人反以汝爲叛。此謂佐董晉張時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爲傾。此謂爲益察御史坐論天旱人飢出爲陽山令。以汝方並作汝以。二世校本。粉爲新奇。多作倒語。文乖字逆。幾類歐陽公所譏。石公操作字之怪。○今悉正之。不敢从也。汝不懲邪。而呶呶以害其生邪。○呶音鶻。

行箴行或作悔。

行與義乖。言與法違。後雖無害。汝可以悔行也。無邪。言也無頗。普禾死而不死。汝悔而何。宜悔而休。汝惡

曷瘳宜休而悔汝善安在悔不可追追讀本皆同以轉寫致誤而方乃以好怪取之不復計其文義之通塞可一笑也悔不可爲思而斯得汝則弗思

好惡箴

無善而好善方从杭蜀作悖○今按二本蓋由下句而誤方亦不顧文義而取之也不觀其道無悖而惡不詳其故前之所好今見其尤從也爲比捨也爲讎前之所惡今見其臧從也爲愧捨也爲狂維讎維比維狂維愧於身不祥於德不義不義不祥維惡之大幾如是爲而不頗沛齒之尙少庸有不思今其老矣不慎胡爲

知名箴

內不足者急於人知需焉有餘厥聞四馳焉或作然○問去聲今日告汝知名之法勿病無聞病其瞶瞶昔者子路惟恐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矜汝文章負汝言語乘人不能揜以自取汝非其父汝非其師不請而教誰云不欺欺以賈憎賈音古揜以媒怨汝曾不寤以及於難小人在辱亦克知悔及其既寧及其或作其終莫能戒旣出汝心又銘汝前汝如不顧禍亦宜然禍亦方作尋則

後漢三賢贊三首後漢王充王符仲長統三人者同傳公爲之贊各不滿百言而敘事略無遺者

王充者何會稽上虞本自元城爰來徙居充字仲任其先魏郡元師事班彪家貧無書閱書於肆市肆是遊一見誦憶遂通衆流閉門潛思論衡以修充歸鄉里屏居教授以爲俗儒守文多失其言乃閉門潛思著論衡八十五篇爲州治中自免歸歟

同郡友人謝夷吾上書薦之待詔公車以病不行。年七十餘乃作養性一十六篇肅宗之時終於永元。

刺史董勤辟充從事轉治中自免還家友人同郡謝夷吾上書薦充才學肅宗特詔公車徵以病不行

王符節信安定臨涇好學有志爲鄉人所輕或無爲字。人或作里憤世著論潛夫是名充著潛夫論三十六篇以譏當時得失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潛述赦之篇以赦爲賊良民之甚其旨甚明甚或作患王符述赦篇曰今日賊良夫論驚衣不及帶屣履出迎豈若鴈門問鴈呼卿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鴈門守者謁規規臥不起既入而問卿前在郡食鴈美乎有頃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時人爲之不仕終家吁嗟先生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逢掖不仕終家吁嗟先生。

仲長統公理仲長統字公理或無仲字山陽高平謂高幹有雄志而無雄才謂上或有自字其後果敗并州刺史高幹素貴有幹訪以當時之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以此有聲似儻敢言似或作倜或而無雄才未幾幹以并州叛卒至於敗以此有聲似儻敢言云似與儻合語默無常人以爲狂生州郡會召稱疾不就著論見情初舉尚書郎今按本傳無高第字○後參丞相軍事卒不至子榮論說古今發憤著書昌言是名著論名曰昌言凡三十四篇友人繆襲稱其文章足繼西京文章或云考本傳當作才公三贊未嘗私立一語四十一終一下或有而字何其短邪嗚呼先生

諱辯

舊史公傳云李賀父名晉肅不應進士而愈爲賀作諱辯令舉進士蓋以是罪公而新史則書具事於賀傳云以父名晉肅不肯舉進士愈爲作諱辯然亦卒不就舉

愈與李賀書李上或有進士二字非是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此公自言嘗勸李賀舉進士而之爭名者毀之也今方氏乃从諸本刪去名字而以有字屬下句遂使複出四字爲剩語而爭名二字無所承故諸本亦有覺其誤者而并刪四字以从舊雖若小勝方本然要爲失韓公本指而不究毀者之情

也。方本又無之字亦非是。方父云康駢劇談錄謂公此文因元稹而發。董彥遠謂賀死元和中使稹爲禮部亦不相及爭名。蓋當時同試者勸之舉者爲非聽者不察也。或字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或無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兩丘與蕪之類是也。蕪與丘同音烏蕪草名。○或無此注字。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爲犯二名律乎爲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爲人乎。嫌名律乎下諸本皆有此。二字或从杭本去之非是。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若曰克昌厥後。又曰駿發爾私。謂文王。某在斯。○若字或作曾子。春秋不譏不諱嫌名。若衛恒公名完。本或無若字。康王釗之孫實爲昭王。康王名釗。孔子不偏諱二名。足徵。又曰不諱昔若曰昔者吾友又曰楊襄字或作孔子。○若字或作曾子。周之時有駢期。漢之時有杜度。期字度字下或並有者字。董彥遠曰駢伯度魏人以武帝諱謂杜度公誤用也。然張仲景方自有杜度公所用或出此。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爲通徹。謂徹侯爲通侯。創爲創通之類。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爲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爲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爲某字也。或無下父諱二字。顏氏家訓曰相公名白傳有五皓之稱。厲王名長。琴有脩短之目。不聞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滌勢秉饑也。虎太宗名世民。世祖名暉。玄宗名隆基。○滌呼古切。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爲觸犯。以諭爲近代宗廟諱。以機爲近玄宗諱。代宗諱豫。玄宗諱見上。士君子言語行事宜何所法守也。言語或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爲可邪爲不可邪。或無舉字爲可下或無邪字或無爲二字。凡事父母

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或並作也。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者宮妾，則是宦者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宦者或並

訟風伯

訟或作讒。非是德宗貞元十九年正月不雨至七月甲戌公時爲四門博士。作此專以刺權臣裴延齡李齊運京兆尹李實之徒壅蔽聰明不顧旱飢專於誅求使人君恩澤不得

下流如風吹雲而雨澤不得墜也是年冬公拜御史竟以言旱飢謫陽山云。

維茲之旱兮，其誰之由。旱上或無之字我知其端兮，風伯是尤。山升雲兮澤上氣，雷鞭車兮電搖轍。切志雨瀆瀆兮將墜，瀆瀆或作侵侵我於爾兮豈有其他。求其時兮修祀事，羊甚肥兮酒甚旨。食足飽兮飲足醉，風伯之怒兮誰使。雲屏屏兮吹使醻之氣，將交兮吹使離之鑠之使氣不得化。寒之使雲不得施。氣不或作雲不嗟爾風伯兮，欲逃其罪又何辭。或無兮字又上或有其字上天孔明兮有紀有綱。我今上訟兮其罪誰當。我今或作今我天誅加兮不可悔，風怕雖死兮人誰汝傷。雖或作爾

伯夷頌王荊公伯夷論謂韓子之頌爲不然曰伯夷嘗與太公聞西伯善養老而往歸焉當是之不足以及武王之世而死耶嗚呼使伯夷之不死以及武王之時其烈豈下太公哉荊公之論與此頌相反學者其審之伊川曰伯夷頌只說得伯夷介處要說得伯夷心須是聖人語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舉世非之下方从杭粹及范文正公寫本無力行二字千下有五字云自周初至唐貞元末幾二千年公言千五百年舉其成也○今按此篇自一家一國以至舉世非之而不惑者汎說有此三人而伯夷之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又別是上一等人不可以此三者論也前三等人皆非有所指名故舉世非之而不顧者亦難以年數之實論其有無而且以千百年言之蓋其大約如此耳今方氏以伯夷當之已失全篇之大指至於計其年數則又捨其幾二千年全數之多而反促就于五百年奇數之少其誤益甚矣方說不通文理大率類此不可不辨昭乎日月不足爲明崇乎泰山不足爲高音掉巍乎天地不足爲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事見史記宋世家去下或無之字武王周公聖也聖下一有人字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從或作率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孤竹君之二子伯長也叔少也夷齊謚也見春秋少陽篇乃獨以爲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繇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爲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明下或有者字今世之所謂士者或無一字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爲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爲不足一凡人諸本兩句皆作凡一人唯范本並作一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準方作准○今按準字从水隼聲俗作准武王周公而言也既曰聖人則是固爲萬世之標準矣而伯夷者乃獨非之而自是如此是乃所以爲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與世之以一凡人之毀譽而遽爲喜愠者有間矣近世讀者多誤以伯夷爲萬世標準故因附見其說云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

